

天然古佛普度正宗

韻齋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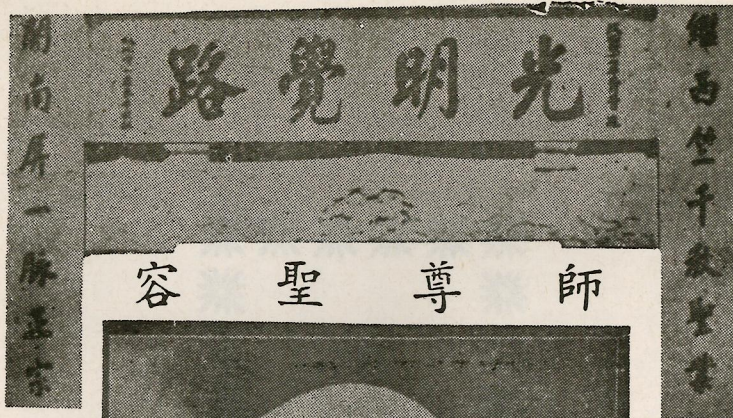
天然古佛普度正宗

上承天恩常存濟世宏願

挽救徒眾救降血書具言

此書一字一淚
為救徒衆而在
兄弟弟弟
最好平加參信

天竺如意香奩



維西坐千秋聖容
上承天恩常存濟世宏願

挽救徒眾故降血書真言

此書一字一淚
為救徒眾而垂
見者敬謹恭讀
方稱賢良徒輩
倘有輕慢拋棄
當知褻瀆之罪
最好詳加參悟
廣救兄弟姊妹

容 望 尊 响

外殊封衆姑勒血書真言

土承天恩常存齊世之願

外殊又承世故
最故其以冬部
當以乘實之罪
論百時對此乘
亦稱贊身知單
見香姑難卷能
外殊封衆西垂
此書一字一知

序

蓋天地之混沌，萬物之終始，人得明此理者鮮矣，愚者認其自然，賢者雖知有主宰，而未達至理，惟聖人得明天道，窮理盡性，悉天地之始終，萬物之本末，有理氣象三天之分，大哉聖人之道，唯此天道，非時不降，非時不傳，古代單傳獨授，道在君相，繼而道在師儒，斯時也午未交替，白陽承運，道降庶民，普渡三曹，此乃六萬年之佳期也，在此期中，有小混沌之浩劫，生靈塗炭，萬物遭損殆盡，由此道因劫降，普渡善信，挽回人心，此劫過後，則堯天舜日，中外同風，世界大同至矣！能躲此劫者，須得天道虔修，認清魔考，邪正分明，一念之差，有天淵之別，唯得逢天道者，夙根深厚，本身好善，否則，雖得遇天道，不知天律之森嚴，佛法之無情，利令智昏，借道利己，作威作福，口是心非，置因果報應於不顧，自欺欺人，一旦時到上天考驗，必遭淘汰，永失人身，累及玄祖，故中庸云「苟不至其德，至道不凝焉」。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午時成道已時墜之論，詩云「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凡得修天道者，上體天心，下繼師志，代天宣化，廣佈善緣，謹言慎行，從政者忠於國家，為民者力行孝悌，深究道義，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方不負上天三期普渡，飛鸞宣化之深恩，希得修天道同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以達至理，同返聖域，是乃切望焉。

序一

夫道乃光明正大之路，即大公無私之公，不偏不倚之中，真實無妄之誠，此人所共知者也。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聖人法天象地，明併日月「為而不恃，功成弗居，所以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聖人無私，故能成其俎豆千秋之私。」過去聖不自聖，佛不自佛，故孔子云「聖則吾不能，吾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如來佛自言「有人說我能度衆生，即是毀法謗佛。」三教聖人，皆是天與人歸，證驗多端，尚皆謙退自處，經後世諸賢所論定，方成為三教教主，從未有自己稱佛作祖之事，此次天道中出此不幸事件，皆由徒衆忘却「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用貪妄之心，成貪妄之事，不顧「夫道一而已矣。」一則不二不雜，今則花樣層出，變換多端，遺恨千古，是如「虎兇出柙，龜玉毀楨，果係誰之過也？」吾儕同仁，盡是一性同胞，一師之徒，在此千鈞一髮，升降之際，不忍坐視，略書數言，以作鑑戒，惜同仁有志向道，廢時失業，行功立德，而不察真實，修背師之道，世上三大節為君、親、師，又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修道所學何事？置綱常倫理、忠孝節義于不顧，

大本已虧，尚何有道之可言？道即理，理即道，修道基本條件，即是尊師重道，若背師而言修道，豈不是自相矛盾乎？若過去不知而誤入歧途，尚有不知不罪之可原，今已明知不對，如再將錯就錯，「吾誰欺，欺天乎？」亦自欺並欺人乎？君子有三樂，即「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如明修師道，而改師表文，撫心自問，能無慚忤乎？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請同仁詳加考慮，三期機會難再逢，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修道而為善，亦得來世之福報，要修道，須追本溯原，歸根復命，龍華會上作一逍遙無遺憾之人可也。

更有啓者，如願棄邪從正，千萬要慎思明辨，不可一誤再誤，投入欺師滅祖、斷絕前人、立愿反愿、假冒之道，語云「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又邪人行正法，正法亦成邪。」非純乎天理之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可望了道成道，未有貪心妄想之人可以徼幸成道者也。

序二

凡修道者，其目的在於了死超生，返本還元，認祖歸根，然，無師不成道，個個同是一中之子，一師之徒，三期應運同受師恩，弟子應該繼志述事大振宗風，不料，師沒而隨背之，看已亥年秋季大典師尊降鸞垂訓可知！！

已亥年秋季大典聖訓

師尊大人垂訓顯示：

什麼是功 什麼是過 功過是否自稱量 什麼是愿 什麼是了 了愿全憑自心腸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真假還須明目判 誰人是師 誰人是徒 師徒感情父子般

吾乃

爾師濟顛 隨

聖中 來至佛軒 參叩

帝駕 諸徒安然 為師自是愁腸萬般 諸事賴徒 辦理完善

誰是首 誰人領前 道盤萬變隨自便 前人後學一心串 慈悲廣大渡無邊

至今日 師觀看 生出許多岐子來 得魚忘荃堪可嘆 凡事由己不由人

到也要 防備上天察鑒

誰是頭 誰是輔 真真假假莫看穿 假面具 哄騙人 私心假意把道傳

嘆大地 迷朦漢 不思自身喪黃泉 猶自瞞 又自欺 口是心非累良賢 咳

真徒子 萬千千 莫可失去主人權 隨真師 憑真命 一個一個出苦圈 咳止

修道指南！

月慧菩薩垂訓：

『月從何明 累吾傷懷又勞形 浮雲空渡 何事可成 對天汗顏愧煞心中 咳』

木本水源

戊子年端陽節大衆公求

師尊結緣訓

崇華堂

四

天道本來平易

然何希希奇奇

古往今來聖賢理

佛說無我無你

天道皆由人道起

然何標異立奇

古聖那個違孝悌

佛魔全由我你

天演淘汰考圈立

然何爾等好奇

古道熱腸有幾個

佛我只有憐你

天眼光明實難欺

然何作偽自奇

古今真道就一理

佛我靜坐看你

天然古佛 萬國教主

來此佛棲

進堂叩

我本

上帝尊駕

會賢徒 悲喜交集

咳

衆善信修真道何所謂真

首須要認真理實心奉行

受天命之謂性無形無象

天道體幾人見有色有聲

前聖神察天地因事生禮

聖法天即謂其大德曰生

順自然因時序當然之理

冬則裘夏則葛依次而成

三歲童無不知愛其父母

及其長無不知敬其長兄

愛父母敬長兄性道之體

成人後知美好情欲漸生

氣稟拘物慾蔽漸失本體

自性中之美德有損不盈

有幾人及壯年尚愛父母

縱然愛亦不如三歲兒童

牛山木本來是森森茂盛

旦旦伐無晝夜枝葉難生

先覺者有見此大生惻隱

恐後人傷良心理不勝情

倡五教立倫理垂法規世

講道德說仁義一再申明

法聖賢就得要體察真理

忠恕道原本在孝悌而生

為師我到世間五十九載

古聖賢有幾個不孝不忠

風霜苦言不盡朝乾夕惕

辦真道屈指算三十一冬

愈好人愈吃虧師心不忍

夜不眠想諸徒嘆氣連聲

假天機信口言矯造天命

一般的貪妄子一意胡行

師在世為徒衆苦難受盡

考掉了無算子猶在夢中

師在世告誡爾勿貪勿妄

師在世為徒衆九死一生

師在世告誡爾進德匪易
一言失終身玷永難潔清

師在世告誡爾天道非輕
自絕於

德不修學不講非非是是

老皇天

犯了大愿

學刻薄不敦厚尚自誇能

借機命愚後學壟斷勢力

毀於道謗為師天律怎容

立了愿再立愿重重立愿

不忠孝只投機得意忘形

所為的也不過貪妄二字

為只為造己勢盡入邪中

只考的忠孝徒痛心退隱

只考的忠孝徒正義難行

只考的忠孝徒仰天浩嘆

到時來只落個投機取巧

將一般貪妄者考出本相

將一般假忠孝考出真容

以聲色與法術認為上乘

到時來只落個萬世臭名

以權詐為能力真道修假

那知道天道理作法自斃

絕不容假面具八方玲瓏

排大道失人道邪教相同

將天道全看成名利相爭

有賢徒抱真理中道不倚

將天道全看成權詐之術

嘆只嘆修人情不辨邪正

只知道修天機專待成功

誠己意正己心大孝大忠

將忠孝之大節看如空空

聖賢中之大法居仁由義

只知道看眼前小忠小信

有一本無情大賬

天時到一一的全記分明

孝悌者人之本當作耳風

有的哭有的笑有的捶胸

天時到莫怨師不告爾等

天時到張貼出大公金榜

一念生百千萬全由己造

快快的速回頭孝悌力行

孽根種貪嗔怒念念不平

為師批此訓章言

幾句偈語細味玩 止

哈哈

一 有存念頭不得正

大圈小圈一樣同

為人識透其妙意

月自朗來風自清

二 修道原為了脫苦

為何修道苦更多

道本無苦人自苦

修命修機空蹉跎

五

五

五

五

三 為師天命真不真 何曾了爾苦難因 無情大愿重重立 苦求機命不修身
 四 修道本易何求難 自立重重劫難關 造關自己拆自己 拆了一關立一關
 五 人生不過幾十年 不求良心求妄貪 萬八基業皆由己 未來聖賢古聖賢
 六 聲色化民亦法乘 莫被法乘悞一生 一理之外他無理 不偏不倚方算中
 為師吾觀如今心中慘嘆 各方的賢弟子中心不安 有幾個害羣馬貪心妄想
 將天道看虛假行巧弄奸 以人意作天心稱佛號祖 以小忠與小信昧心狂言
 最堪嘆一般的真誠弟子 犧牲命佈天道堅志向前 到如今墜入了魔王圈套
 耍手腕倡邪論欺侮

上天

霸一方之道務為己勢力 最是那沾天恩作威作福 以己欲為妙法肆意狂顛
 懋明兒終日裏守在靈前 不行孝不報恩肆口亂言 將為師之家屬割離分散
 天道理循環報絲毫不爽 要是師好弟子天良早現 以良心來作事方稱標杆
 眾亡靈齊號哭跪求師顏 假仁義少道德永墜深淵 天佛院師不時常常探看
 師安慰眾靈徒萬勿難過 自子孫與兒女一味瞎幹 忘掉了祖與玄受爾累連
 萬八業就在此有數幾年 承師恩受師德拋師一邊 忘了師那知道忘了自己
 有否事在壇前速速講說 說一說良心語為師明全 將幾首俚言詩細細味參

「眾答：自師歸後，道盤亂到此等地步，師尊大人家庭又為小人離間，不能骨肉團圓，此皆弟子等不孝之罪，罪該萬死」。 (眾大哭)

咳咳

中駕

聞徒言不由師淚流滿腮
如不考怎分出賢與不才
講仁義杏壇教刪詩定禮
體師心繼師志七二賢才
到今日廟堂內師徒永在
這才是萬八業不朽不壞
真師徒假師徒由此分判
不歸楊則歸墨人心顛狂
時不同然事體前後一樣
掃三心主忠信謹守綱常
坤道家當要守三從四德
刊印出各立功遠近傳揚

賢弟子速起立勿再悲哀
孔仲尼苦奔波四十餘載
在當世受毀謗不能頭擡
守墓旁整三年子貢六載
子子孫享聖業誰不仰哉
萬不可灰心志心思退隱
真勝邪邪勝真自然分裁
真道脈一息存孟軻方顯
雜說出自稱命亂出邪旁
大德者全都以綱常為本
為萬世立法則不言而彰

此亦是天註定有此一考
羣弟子三千數盡為賢才
七十三歸天去大道永在
師宗絕接子思孔祀永培
我賢徒欲報恩力效顏曾
萬不可因其小悞了大哉
仲尼沒邪說興真道隱藏
拒楊墨關邪說天道顯揚
是賢徒體師意立身為本
失綱常成聖神斷無此章
批至此告徒眾此訓廣佈

師批此訓留血言

迷徒速醒早日還

妄貪妄為無恩義

難脫九九大劫關

退

異日會收機回返

別徒眾心悲酸淚流行行

咳

讀師尊救徒血書感言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歷觀古往今來聖賢佛祖，未有不忠不孝而成聖賢者；我

師尊繼承

路祖遺教，祖述孔孟，普傳性理，重整天地之氣運，另立人間之綱常；講道德，闢邪說，為倫理建設之先導，真心理建設之基層。婆心苦口，夕惕朝乾，誨人不倦，三十餘載。凡為弟子，咸蒙時雨之化，乃圖報未遑，

師尊大人竟於丁亥仲秋，示寂蓉城。晴天霹靂，如嬰失怙；徒等因慟師情切，憤不欲生；有割臂者，有斷指者，有悲慟過甚，絕而復蘇者，指不勝屈；亦想見我師尊教誨有方感人之甚矣。

師尊性返無極，聖靈永在，近蒙

上帝各處降諭，恩命為萬國教主；顧名思義，將見世界大同，一道同風，化娑婆為蓮華；

凡我兄弟，均當以繼志述事為己任，發揚師德，同參化育，以挽末世頹風，而安

師尊在天之靈。語云：「一日之師，終身之父」；况救我性靈，超我玄祖之恩師乎。

詎料自

師尊逝世，徒等均感歧路亡羊之苦，竟有貪妄之輩，大倡不忠謂忠，非孝是孝之謬論，

若不亟為糾正，貽患無窮；我

師尊悲天憫人，救世心切，故每降壇垂訓。戊子端陽賜諭血書救徒一篇，深中肯要。首

言天道本來平易，並無希奇，古今聖賢皆以孝悌忠信修成；若標異立奇，豈非索隱行

怪？况假借天機，矯造天命，毀道謗師壟斷勢力，將固有性德，均為貪妄所涸蔽，幾

使個人前功盡棄，累及眾人玄祖，殊堪憫惻。

師尊不忍眾徒為巧言亂德所矇障；批示此訓，內嵌偈語六章，語重心長，慈悲無量。終

言孔門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皆以體師心繼師志，守墓盡禮，接衍聖宗而成聖賢；若

投機取巧，權謀變詐，苦求機命，不知修身克復，專待成功，斷無此理。最後叮嚀云：妄貪妄為無恩義，難脫九九大劫關。嗚呼！至矣！盡矣！言言血淚，字字朱痕。望我兄弟三復斯訓；以真智慧判定之，勿為楊墨所愚。想

師尊在天之靈，看在祖玄跪求情切，當網開三面，以救衆徒逃出魔王圈套也。

祖師與師尊，為吾人修道之本，父母為身命之本，孝悌是人之天性所固有，故其為人之本。如背本忘師，逆性絕情，為人道尚不可，況天道乎？望我兄弟慧劍自持，勿為邪說僻行所誘惑，萬莫隨聲附和，為一二妄想稱師作祖者所挾制，置玄祖於不顧也。

戊子六月六日 十八代弟子敬書

修道指南！

師尊大人垂訓顯示：

珠淚零落 濕透破衫 咳 酒中無味淡淡 心機破碎 足履磨穿 怎不見幾個體心肝 咳
束手無策 怎麼辦 豈不使俺為難 雖靈歸矣 心仍在 雖形無依 靈仍穿 觀看瞻盼
望眼欲穿 朝夕懸念 晝思夜煎 那一知音徒子 解吾心田 豈不使我 消磨了 神顏
咳 說不出 言不完 風考誘磨 亦太緊促 使修道茫然 只要是真理認清 何愁一切
困難 師之言語 心領神會要悟參 念之在正 守之勿偏 如此可然 止

戊子七月初一日大衆恭奉指示訓

一念不生即是大定
天靈地祇一念間
那有固定品蓮

心中貪妄掃完
莫使天塵點染

東家是長
西家是短
與你何干
與你何干
哈哈來了

前呼後頌
抽暇來此就說
放下零碎
再犯

南屏佛祖良心經

心不正存私
說吾輩來吾輩
大志大孝不虛尤
想這揚
在世人
吾不計你誰來封
那如小人肆風狂
到處佈下建與虎
虎虎專吃小人心
吾封封的節義人
趁機取巧在夜半
虎虎專吃小人心
封爾大孝與大志
日出東山均連揚
免留世間把入蓋
那管日後波濤

南昇佛財身心經

戊子七月初一日大眾恭求指示訓

崇華堂

一念之正即是天堂一念之差即是地獄

那有固定品蓮

桑田條又滄海變

心中貪妄掃完

莫使灰塵點染

惹了無數麻煩

東家是長

與你何干 與你何干 哈哈來了

爾師濟顛 抽暇來此談談 放下零碎 再把

中駕參 衆徒可好否 為師到也安然 哈哈

為師生性爽又快

口敞心直惹人怪

人笑為師太糊塗

那知心細不自在

不想三來不罣四

也不使心不責呆

身上破衲破又補

肚裏心肝不會壞

吾和尚從來是被人欺騙

那知道欺騙吾也不光沾

說吾瘋說吾傻吾就瘋傻

心不正存私意難得安全

說幾句無味語隨便來唱

以作為今日裏閒散之談

說吾瘋來吾就瘋

吾不封你誰來封

吾封封的節義人

封爾大孝與大忠

大忠大孝不沾光

那如小人肆風狂

趁機取巧在夜半

日出東山均遠揚

想遠揚 天不許

到處佈下狼與虎

狼虎專吃小人心

免留世間把人盡

盡惑人 喪良心

喪了良心不是人

網常倫理全不顧

那管日後淚涔涔

一塵不染

蓮位無有指定

人心變相如此

掃去貪妄諸念

一塵不染

着念永無了期

長也得修

短也得修

難得難得

處處求全

慷慨無私

忠言逆耳

難得難得

處處求全

掃三心飛四相

不弄詐不取巧

衣破心慈

佛心慈悲 正大光明

欺騙者是假的

欺師犯惡豈能沾光

教以多術因勢利導

理之定然

正是有味

乃是救世妙法

豈是真瘋

原來如此瘋法

此乃至理

從岳少保見之

曹操秦檜之輩

所行所為 不能見天

邪魔鬼崇怕見天日

那知天意

專候小人

惡氣感招

天理昭彰

盡惑人者那有良心

良心為人之本失本當然不是人了

廉恥何在

後悔遲了

白陽世 白陽天

做圈套 攏絡人

為師死 為師活

立了班 又立班

誰是佛 誰是魔

三六聖 四八賢

東邊劫 西邊躲

賣了房 又賣地

天時緊 快結線

前行功 前立德

大道長 老前賢

點傳師 小領袖

六萬年 大清算

白陽會中選聖賢

又當道霸 又當神

爾等修道有何說

班班裏頭選聖賢

佛魔做事差不多

只在腿快有銀錢

賣房賣地無有吾

不坐輪船坐飛機

結線全得出自願

自絕老天真不歸

頭戴愁帽難上難

混頭混腦亂鑽求

孽愆債賬一齊完

附勢趨炎為得計

忘了天律五雷將

立愿了愿無有愿

聖賢選出千千万

只差一點是良心

一切貧寒犧牲者

和尚生來就窮苦

一飛飛到數千里

立愿表白上天記

大劫目前快來到

失理心中自己愧

修道不明真根本

冤孽緣份緊連起

地獄冊上姓名添

專打背道叛師人

心中干淨也快活

誰與爾等上香烟

問問良心錯不錯

都得打在苦海邊

墜在劫裏看看說

窮成光蛋誰問你

到時你莫把天怨

免去好壞誰連誰

將來怎麼見師顏

一味盲從胡亂嚼

火坑亦得往裏躡

選賢大會

道中惡霸還想成佛

你修你本份之道就完了

聖賢不能如此容易吧

細心分辨

如此取選法嗎

和尚太窮

腿快

自己願意埋怨誰來

不要師那要天

怎麼辦

戒貪去妄你忘了嗎

理之當然

勢在人情在小人行為也

還真有天律嗎

求道大愿

太多了

就是這一點良心上分辨

都完了嗎

大劫可以躲了

告稟上天好記清楚

可怕得很

良心責備

誰是根本求誰的道

前生冤孽今世緣份可怕可怕

難逃天律

因為此等人良心壞了又犯十道大愿

了愿者心淨

王莽董卓後人皆供之

可以問問

太可憐了豈有此理

師尊愿在劫內救好人故不躲避了

真有這樣事實

自己所做怨得天嗎

原來善惡分清

又有何面目見老師呢

人云亦云盲從瞎幹

人家對吾太好不得不隨着欺師

天道人道怎麼分法
你天道 他人道

金剛經 銀剛經
講不如行

讀五經 講四書
只以聖賢之言作外表

說心經 論孝經
人之根本

道德經 清靜經

攬後學 造勢力
後學愈多勢力愈大

蠢笨祖 瘋老師
祖師笨而非笨老師瘋而不瘋

剃鬚鬚 留洋頭
這是改頭換面裝模作樣

仙佛心 憑慈悲
慈悲二字

論大道 一師徒

此場考 亘古稀
喪失倫理千古奇聞

受瞞哄 立了愿
哄人者罪大惡極

師尊恩 前人惠
二者熟重

認不清楚權當不要
天道人道全不要

不如和尚良心經
無字真經

做起事來不如猪
言行不顧毫無信義

口講指畫裝正經
原來是裝的

使心用計狡詐生
道德清靜兩經被人利用亦當呼冤

辦道好比做生意
投機攏斷

不會花樣只會吃
良知良能

洋服革履真風流
這就是變相

立愿救世脫輪迴
也是立愿可為救世

何分彼此如敵仇
怎麼叫飛四相佛有嗔念嗎

和尚提起淚悲啼
良心感動我亦為之一痛也

背師叛道真可嘆
良心過得去嗎

那為尊來那為貴
看看尊師重還是前人重

還得忠孝倫常
養子如若不孝順

縱使裝得真是樣
好像有道德的人

只教後學按經行
善道後學

只教後學有良心
很好很好

成了前人當官坐
作福作威儼然長官

辦得大來收獲廣
多多益善

有個好心只救人
只有一顆好心就是救人

六十七老轉少
這樣老轉少嗎

免掉衆生一切苦
多偉大

滿心嗔忿信口道
擅作威福可以相像

一樹桃花紛紛落
無蒂之花

良心如早發現出
快快回心

跟着前人欺了師
可以嗎

那有領導人不忠不孝的仙佛呢
和尚領着瞎胡鬧

良心有愧難超生
還不能超生

自己不妨要馬糊
寬待自己

孝敬前人忘師宗
背本忘師捨本求末

享受豪華更光榮
吃盡穿絕一呼百諾前護後擁光榮之至

年年結賬利上利
都辦假了

免墜九九無了期
多慈悲呀

笑煞菩薩仙佛儔
亘古奇聞焉能不笑

滿面笑容大德垂
那個不崇拜

拉着後學地獄遊
可憐可憐

風狂雨暴無歸依
邪風怪雨考太大了

為師不是不慈憐
老天不罪悔過人

尚在強詞口稱對
太可惡了

欺師滅祖五雷大愿還記得否
欺了師 犯了愿

看你居心行為吧
聖賢基 萬八年

正邪就在自己一念之間
正邪途 從此分

真道無二真理無二
修真道 無巧拙

三元會 會三元

七十二個假木子三十六個假弓長
真木子 假長弓

着眼何字我意
因為何 為着何

才是道心
不要貪 不要嗔

天不從人
人不平 天心平

男子之道
講三綱 論五常

女子之道
講三從 論四德

欺人欺天
昧心話 不要說

又勸又說真是慈悲
勸徒弟 說徒弟

罪所應得
天律難逃不容寬

不是現在欺師聖賢
廟貌馨香古聖賢

真假邪正全在真理良心上分
誰是假來誰是真

就是一個真理
天理不二何須說

還在後頭呢
大事自然在後邊

師尊還是師尊不會變
瘋僧自還是瘋僧

將來看何結果
將來何須要墜落

枉費機心難逃循環
種味收味枉費心

看看行為吧
做出事來見真容

德是行來的
實踐何用大風揚

賣瓜者
自家是來人家非

反為不美
說出與事多不合

改過便無過
有過必改莫飾非

子孫胡幹玄祖遺殃
玄祖齊哭爾知否

還算人嗎
修道違背仁孝理

用良心來判斷判斷
拿出良心來判斷

真理之外那再有理
如若說出理外理

各大領袖悔交加齊來哭墳吧
單待五元來哭墳

姓了個好姓
因為姓了張與李

他有冤債你拖得住嗎
天理昭彰人難挽

種瓜得瓜
孝順還生孝順子

當時多得意呀
古來王莽董卓輩

公說公理婆說婆理
賣瓜從來不說苦

看行為吧
是非全得做出看

心虛者之行為
船不翻來自家跳

只要回頭
回頭是岸天堂近

真好子孫又怨誰呢
共墜地獄莫怨天

真理也
想求聖賢難上難

可怕可怕
一失足來萬劫深

對不對自己琢磨琢磨吧
是與不是自琢磨

天事不是由人造作的
方知天事不由咱

自起貪妄害煞好人
貪妄迷住刮怪風

回頭是岸
勸爾回心早發覺

種豆得豆
忤逆還養忤逆人

全在行為上見出來
至今幾人說他忠

甜與不甜一嘗便知
吃在口內自明詳

至理明言
評判全在看行為

地等人那有良心
心虛情假良心挪

怨不得天尤不得人
亂行墜落可怨誰

自古罕聞倫常考
這場考 亘古奇

始終尊師守死善道 跟盤換命脫離恩師

老一貫 新一貫

那是瘋語是救人良劑也

和尚到壇說瘋話

黑暗得很

天又陰 雨又下

好大本事

說來白蛇有本領

也沒辦法了

南極駭跑老壽星

有點意識

金公老祖撫鬚笑

救星救星

恩勅大德救忠孝

奇奇怪怪邪說異行

山妖水怪齊出現

為什麼呢

老娘金牌早掛出

好大考圈

禿頭轉了一個圈

比白蛇本領還大

三四猢猻有本領

天慈悲了

正在此際天開朗

還是選忠孝也
選忠拔孝立根基

味心欺天之人他的行為那堪設想

良心壞了胡亂幹

因病下藥

西又扯來東又拉

黑暗之中師尊也無辦法

急得和尚滿地爬

邪風邪氣瀰滿大千

大施妖風天地刮

諸天神祇都驚都怕

後邊緊跟諸菩薩

和尚趕快披袈裟

不救無恩不義之徒

無恩無義全剩下

貪妄被害不能返本還原了

迷住原童難還家

這真沒辦法真天考了

免見諸佛與菩薩

真妙真妙

指頭點了二三下

一場好戰

各顯神通戰白蛇

邪氣盡收

霹靂三聲震屋塌

天定一人是成一人是考
二人成考各有責

豈是正大光明

稱佛號祖改姓名

正在高興往下講

又是驚 又是怕

東西南北小妖都到了

調來小妖千千万

亡靈危險啊

可憐還是天佛院

好黑暗呀

天黑地暗無日月

從陰而行

陰氣佈滿大千界

和尚抓住金公祖

又驚又急

和尚一見出了汗

兩下會心不言語

白氣

白蛇氣得翻白眼

眼光如何全在你

你看如何

庸人自己找麻煩

純係庸人自擾

忽然現出大白蛇

好嚇人也

跳在地上叫媽媽

大發邪風迷住好人

聽其白蛇施妖法

哭有什麼用子孫忘師失本

亡靈哭得淚沱沱

突然老娘把旨發

上天有旨了

又有猢猻助白蛇

雪上加霜助桀為虐

齊向天顏求開發

同求上天慈悲息考

金公一傍笑哈哈

到也安然快樂

白蛇猢猻翻了叉

種呀收呀

猢猻耍得亂花花

花活更多

到此時真苦了原童佛子

那裏找老天老家

貪妄輩被天收無處尋家

歧路亡羊

有大劫無歸依何投何遯

仁德慈厚真實無妄

養大德存仁慈不會邪法

要知羞愧還有良心

白蛇精只羞愧難藏難躲

祖師師尊末後一着到矣

笨金公瘋和尚引眾歸家哈哈

才是真天理

天理不是從人意

結果一無所獲

巧詐多憂又多勞

太對太對

那知苦口良丹藥

仍盼爾還

盼爾還

慈悲至矣

盼爾還

浩水劫天火劫紛紛出現

大劫齊來

真道統垂世間亦難尋查

杳杳冥冥難查難訪

諸仙佛齊來助中原大會

真道顯矣

小猢猻亦歸服來求正法

邪旁歸正

刀兵劫瘟疫劫傳染齊發

接二連三

不奇不怪不貪不妄一位救世活佛

真菩薩他本是平平庸庸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外旁主集中州朝拜於他

收顯顯化在古東

古東城收圓辦非同小可

莫貪天功以為己利

此時功能休要誇

總是不隨人願

使心用計總成空

金石良言

今日瘋僧胡亂談

辭了

真理正義

從來正法勝邪法

假聰明

自為聰明反不明

救時良藥

言多粗俗惹人煩

上

上了船

自在

自在逍遙樂無邊

讀良心經書後

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千經萬卷。一言以蔽之。曰：良心經。我師尊在天之靈。無微不照。見修道徒眾。人心用事。道心全無。若不大聲疾呼。將良心喚轉過來。恐

退！

難達本還原。永墜苦海。故將無良心之事。一一指出。如曰：趁機取巧在夜半。日出東山皆遠揚。是否辦的有良心事。再曰：作圈套籠絡人。又當道霸又當神。忘了天津五雷將。專打背道叛師人。若無良心難逃天律。至謂。五經四書心經孝經。說的天花亂墜。何以不按經行。敬畏前人忘却師宗。成了前人當了官坐。享受豪華。昧却良心。師尊之恩。前人之惠。那尊那貴。全分不清。昧心話不要說了。欺人欺天。毫無用處。終云：白蛇與糊猴鬪法。正如城門失火。池魚遭殃。苦口皆是良藥。逆耳必為忠言。最後叮嚀。仍盼爾還。是將已失良心找回來吧！

感 師 恩

戊子中秋恩師逝世週年日 三天主考睹景傷情感嘆而唱「調寄蘇武牧羊」

- 一、師尊示寂了前因 夢想夜沉沉 覺來淚沾巾 師濟世 受艱辛 卅載到於今 丁亥中秋夜
師徒兩分離 可嘆眾兄弟 桃李落紛紛 滿盤血淚 奉勸諸君 莫忘老師恩 通理金公祖
掌盤萬八春 色身化 性靈存 大任付師尊 婆心與苦口 講道數十春 民初開普渡
- 三曹齊沾恩 超吾玄祖 救吾性靈 感恩永在心
- 二、弟子繼志辦末春 可欽忠孝人 守墓在園林 受譏謗 臥埃塵 不變此初心 戊子週年日
大眾齊拜墓 祭文甫讀畢 悲聲有遠聞 孝子事親 事死如生 事亡如事存 反道敗德士
大開金線門 改姓名 換表文 知恥有幾人 自絕十八代 出盤怨何人 妄稱中華祖
假冒諸佛神 看爾諸子 龍華會上 何顏見師尊

談考錄

聖考圖

忠考

尊師重道立愿了愿
悖願逆行始勤終怠

二者何取

孝考

孝師 師生 前
悖師 歿後

二者何取

節考

始終如一繼志述事
有始無終見利思遷
二三其德

二者何取

義考

師榮則榮師辱則辱
見利忘義遇難而退

二者何取

凡考圖

忠考

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
曹操迫宮欺君暗移漢祚

二者取誰

孝考

修德孝養父母
棄親而求利祿

二者取誰

節考

史可法之死
洪承疇之榮

二者取誰

義考

為關壯繆乎
為呂布乎

二者取誰

談考之目錄

- 一、談考序言
- 二、天考之程序
- 三、考與節之關係
- 四、考與節及良心之關係
- 五、聖人考賢人
- 六、考字之連繫
- 七、考與智慧
- 八、考與三毒(貪嗔癡)
- 九、總言
- 十、讀談考書後

祖師談考魔格言

魔無道而不起 道無魔而不興 道與魔而並顯 魔與道而彰明 道成而魔自滅
魔滅而道自成 數語諸經常說 諸人不懂其情 我今指明解說 修行好細看清
古來道魔不離 此乃諸佛湊成 佛祖愛人修道 又怕道心不真 不真難成大道
反要敗壞佛門 故所這裡得道 那裡即有魔生 或是父母阻隔 或是伯叔大人
或是鄉黨鄰長 或是保甲衙門 或是亡兒死女 或是破財家傾 這樣魔考未了
那樣魔考又生 弄得苦其心志 弄得勞其骨筋 弄得所行拂亂 弄得萬事無成
弄得顛顛倒倒 看你心意所存 是佛見考不退 非佛一考退心 是佛一心不二
非佛多變多心 是佛捨身向道 非佛破戒開葷 是佛常思誓願 非佛不管願深
是佛只想了道 非佛怕死貪生 修道若不考過 怎知誰假誰真 真者扶助大道
假者阻塞佛門 一時把心改變 怨天怨地連聲 或者怨張怨李 或者怨師友們
或怨父母壓逼 或怨夫妻錯聽 弄得不上不落 弄得家破財傾 弄得家無立處
弄得兒女可憐 心中千思萬想 日夜不得安寧 不是開葷破戒 就是氣得眼昏
不顧兒女衣食 便去跳水懸繩 這樣魔考難受 到底要算不明 明人知是佛考
明人更加堅心 古鏡不磨不亮 好人不考不成 不知自己身份 想想當初古人
昔有鐘離老祖 他是漢朝將軍 功勞蓋世無二 官職高到十分 衆仙大衆商議
怎麼度上天京 大家啓奏上帝 求恩調轉天庭 上帝准了奏本 就命衆仙顯靈
幫他敵人使計 連日敗他功勳 敗得置身無地 有國無面見君 有家難以歸去

回思只得修行	每日參禪打坐	二六苦守黃庭	穿得千補百衲	吃得萬般草根
受盡苦中之苦	方纔成了仙真	又看唐朝呂祖	鐘離度他修行	先就考他十考
試他心真不真	一考捨家不過	二考去却功名	三考拋妻別子	四考受得苦辛
五考金石不昧	六考見色不淫	七考居心平正	八考慈悲信心	九考久遠不退
十考指面不嗔	樣樣都盡考過	方纔指點性根	還要辭家逃走	還要隨師苦跟
還要棄官不做	還要告職歸林	百千萬億仙佛	那個不受苦辛	受盡苦中之苦
上得大羅天京	你們各自思想	自把自比古人	況且大劫在後	考懲豈肯容情
大道若還不考	三乘九品難分	難捨如今要捨	難忍如今要忍	難孝如今要孝
難行如今要行	猛勇加功前進	凡事不要掛心	兒女由他命運	生死任憑天分
衣食有則穿食	無則凍餓該應	地下死個居士	天上多個真人	不要糊思瞎想
反把修行看輕	凡心血心起了	怨天怨地怨人	不能如你心意	反悟自己前程
好好聽我善勸	堅志堅心堅身	千魔不退君子	萬難不改真人	大道時時勤悟
願懺時時在心	一直前行向道	九蓮三品上乘	超拔九玄七祖	逍遙快樂天京

談考序言

考者何？試也，何為試？試其誠與偽，真與假也，某也忠，某也許，某也曲，某也直，一試而知之，故須試也，學問不試無以成文章，身心不試無以見性理，鐵不煉不成鋼，道不考不成佛，此定理也，亦天道也，孔子之厄於陳蔡，畏於匡人，及受種種危難，此聖人之受考也，自古聖賢豪傑英雄，受天考者不可枚舉，凡我修道之人，豈可避免此考乎，抑又何必避免此考乎，吾修吾道，吾行吾素而已矣，友人著談考一卷，囑余作序以誌之，余反覆研讀

，見其詳述歷代聖賢俊傑，忠臣孝子之受考者，不一而足，更見其明辨道中之真偽，歷揭道中之隱弊，洞若觀火，不惟熟爛於聖經仙傳，抑且通澈於世故人情，君子讀了，暢懷快志，常人見之，觸目驚心，真是現身說法，渡人之寶筏，救世之金針也，而尤希望聞道之士，有過必改，仍不失為聖賢之基礎，仙佛之階梯，其用心良苦，不知不覺流露言表，洵菩薩心腸也哉，噫！吾讀談考因之有感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既與善人，須考善人者，希其止於至善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善人之考不善人，而期其達於盡善也，考之益於人也大矣哉，故常人視考為畏途，君子視考為樂境，願三千大千世界善男信女，各修其功德，各止於至善，人人細參談考之妙，方不負吾友之苦口婆心也，何憚於考哉，抑又何所考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歲次戊子秋 邱岷章序於申江

天 考 之 程 序

天會考人嗎？天不會考人的，天有好生之德，長養萬物，其仁慈博愛，是難以形容，難以稱道的，即如人有善惡，物有好壞，上天絕不會只養好人只生好物，其惡者壞者棄而不養，從這裏就可看出天之仁來，聖人法天，就是學天，究竟學天什麼呢？推想起來，還不是學天之仁嗎？天既然如此仁慈博愛，為聖賢仙佛之無言師，即老子所謂：「聖法天天法自然」。

天既然如此仁慈，而又不以言語明示吾人，怎麼會考我們呢？況吾人修道造詣甚淺，一切言行舉措，正在力求向合理途徑邁進，亦夠不上天考，為什麼呢？以修道程序而論，大多由愚化善，由善化賢，由賢希聖，如同學生求學，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小學程度者，小學教員教之考之，中學程度者，中學教員教之考之，大學程度者，大學教授教之考之，未嘗越階亂考，此理甚明，及至學有成就，用於社會的時候，須把畢生所學，中心懷抱，施

諸社會，而受社會無形之考，在此期間，是否違反求學時之純潔初心（良心），如始終不為名枷利鎖所束縛，而變更氣節，以致蓋棺論定，方可稱為成德君子，不受社會之考，亦可以說不受自然之考。

現在我們僅小學程度，絕對夠不上大學之考，設或投考大學，中小學生程度，應躡等之考試，則絕難答復圓滿而倖獲考取也。

歷觀古聖應天考受天命者，如舜王，是大聖人，而有父頑母嚚，弟傲之倫常不情處境，非人力所可挽回，為之者即天也，天既然出此考題，大舜力修其德，竭盡子職，克諧以孝，以致純孝格天，父母終能允若底豫，堯遂試以二女，納于百揆，方見大德敦化，無施不可，天子人歸，終受堯禪，若非天考之獨苛，舜應之盡善，安能成大考之名，而定天下父子萬世之法哉。

再如生有聖德世代，王公的文王，父作子述，一門三聖，又配聖女妣氏，雖然係一小國諸侯，然而他修德程度，四海歸服，三分有二，而臣於無道的殷紂，又遭無理羗里之困七載，從無怨尤，於茲困危，順受其正，藉此時機，敬演伏羲易數，為後天六十四卦，後人稱為周易，由此足見文王生知安行，天空海闊，語云：「文王之德之純」，可想見其一般了，然而其偉大聖基，大半奠定於此，迨至返國之後，若要怎思報復，興兵伐紂，則有失臣節，周之至德，無由而稱，即謂受天考矣，此文王答天之考題，圓圓滿滿而成聖者矣。

周公也是受過天考的一位大聖人，以文王為父，武王為兄，其富貴環境達到極點，在一般人，當然是安富尊榮的享受了；而周公輔相成王，乃力盡臣職，吐哺握髮，接待賢士；而適當積古流傳，尚忠尚質之後，迭遭變亂，禮法未備時；是以大展經綸，法天象地，酌古準

今，釐定制度，以至綱常之大，條目之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曲盡人情，行之後世而無弊，至今稱為周公大禮。然而他如此聖智，亦有不情兄弟管叔蔡叔等，媚嫉周公之賢，權位之重，遂流言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思中傷之，於是周公聞之，潔身引退，避居東都，二年之久，破斧缺斨，罪人斯得，迨至上天垂怒，雷電示警，拔木偃禾，成王懼而諮詢，乃得啓視金縢，見有武王罹疾，周公禱之於天，請代武王之文，至此方始覺悟，知公勤勞王家，執書以泣明，天之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遂親迎還都，敬禮如初焉，由此可見出此不情大考題者，天也，而周公能素位而行，逆境順受，處之泰然，數年遺憾一旦冰釋。此至誠如神，感而遂通之妙，於周公見之矣，此亦受天考而成聖者也。

及至至聖孔子，亦是受天考者，以水精子應運而生，降於世間，終身大不幸者有三，幼而喪父，中年出妻，老年喪子，一生穢穢遑遑，欲行天道，宣化大同，使當世之君，為堯舜之君，當世之民，為堯舜之民，故而不憚艱難，週流列國，其厄陳畏匡，削跡伐檀，受種種不情之大考，及至陳蔡絕糧，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答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乃於窮危中，明示立身守道之義，所深疚於心者，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當世諸侯，皆是急功近利，強凌弱，衆暴寡，各求其所慾，一般儒生，專以挾策干時，逞干戈，尚遊說，爭取權位，以致先王之道盡為掃地，智者或遠隱以自高，或匿跡而藏名，即以管仲晏子諸徒，孔子亦常贊揚他們，能匡君治國，功在當時，不過為霸佐之材，至於達化神聖，納民軌物，垂治後世，使天下人，子子孫孫勿替詠之，則未之能也，故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多麼偉大！又言：「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并云：「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想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的聖功至德，及嘆：「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

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時之困心橫慮，悲天憫人，可謂極矣，所以才說：「德修謗興，道高毀來，道之將廢也命矣夫」，然後樂正雅頌，杏壇設教，分科列等，教誨弟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使之欲罷不能，及刪詩定禮，贊周易，著春秋，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歷代追封尊為素王，所以有子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稽諸一生遭遇，所受天考，亦較往聖為尤甚，而陳蔡一考，心悅誠服之弟子，畏難而退者，大有人在，故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可見天考無情，當時考道之甚，由此想見，行道四十餘年，弟子不過三千，及至獲麟絕筆，泰山傾頽，始終如一者，僅七十二人，守於墓側，以盡孝思，藉報師恩也，嗚呼！聖賢之道，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每念及此，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

綜合以上一切情形，無不是由上天考驗，步步加緊，而孔子則居易俟命，不怨不尤，隨遇而安，所以太史公說：「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誠哉斯言，吾人至今，理性天道尚可得聞，綱常倫理，國粹命脈，不絕如縷者，皆孔子之所賜也，此孔子受天考而成聖之簡單過程也。

至於孟子，何獨不然呢？幼而無父，家甚貧寒，因兒童心理未變，於是費煞孟母之心，三遷而教，甚至因不好學，泫然斷機杼焉，至此，孟子知慈母之苦，盼子心切，始為感動，發揮天良，力學不倦，聖德日充，遂成為私淑孔子，繼承道統之亞聖，此孟子幼年受考，而走入聖賢途徑之證驗也。

當孟子出世行道的時候，正是邪說四起，各持一端，諸子百家，楊墨為勝，古聖薪法，殆將湮沒，其間絕續，間不容髮，孟子曾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想見當時邪說橫行的概況了，然孟子上承天道正統，而處此境遇之中，責任之重，困難之大，道之興廢

，責無旁貸，所以有：「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之嘆，於是闢楊誅墨，倡道性善，稱述堯舜，以仁義為主體，糾正當時功利之弊邪旁之害，遍歷諸國，陳述王道，翼化干戈為玉帛，暴戾成祥和，拯民水火之中，登諸衽席之上，無奈值數過時可之秋，而去齊適梁，皆以曲高和寡，未得大用，方知不遇者，天也，遂守先待後崇王黜霸，明先王之道，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甘受好辯之名，傳食之譏，而有問必答，言無不盡，竭畢生之力，始獲挽狂瀾於既倒，如撥雲見日，重睹光明，真道正義延綿至今者，皆孟子歷盡艱辛之所致，亦孟子終身受考而成為，承先啓後的聖人之鐵證也。

考與節之關係

余對「考」字曾經深加思索，為什麼要考？究竟「考」字用意何在？考是考些什麼？等等反復考慮，結果以為「考」字與「節」字有密切的關係，下面稍舉幾個例子，較為明顯。人之有節猶竹之有節也，竹有節故能勁立，人有節始能堅貞，古來聖賢仙佛，忠臣義士，孝子烈婦，皆本「節」字而成，良以「節」字乃天地正氣之所鍾，故雖臨白刃，蹈湯火，而不屈不撓，文天祥說：「窮時節乃見」所謂者，衆人之不幸，而聖賢君子之大幸也！

窮為人人之所惡，而君子獨愛之乎？非也，君子能守良心而勿喪，故孟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其愛窮乎，因得之非道而不去者「節」也，不窮何曾見節者「考」也，語云：「不遇疾風，無以知勁草，不逢亂世，無以識忠臣」，故君子以處危亂，而節愈昭然矣。

設如女子少年亡夫，因感於情義，奮不顧生，勢必殉節，幾經勸慰，以致不死，矢志守節，迨至時過境遷，為聲色所誘，物慾所動，改其初衷，以失其節者，因素心不恆，以失其

德耳，所謂：「聲色物慾」即是「考」，女子失節，即是受考明矣。

文天祥，發難就義，受命於宋朝將亡之際，以一文弱書生，奔走爭殺，勤於王室，迨至二次被執，宋祚全亡，拘燕三年，元世祖勸納降曰：「汝若以事宋之心事吾，吾封汝為萬戶侯」，而文天祥不為少動，求一死以盡臣節，終被殺，臨刑作正氣歌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以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元世祖稱為真男子，後得配享孔廟位列聖賢，莫不贊美成仁大節，至今為人稱仰，設若貪求名利曰：宋已絕祀，非我不忠，欲忠忠在何處？隨改節事元，則受考矣，終身之英名，聖賢之基礎，一掃而光矣！

岳武穆，少受慈母之訓，良師之教，幼懷大志，當時正值天下大亂，金兵南侵，宋室退避於臨安，岳夫子目擊師敗國蹙，忠義奮激，稟請於母，投筆從戎，自步卒以至將帥，皆秉承母訓「精忠報國」，奸相秦檜受賄言和，設計加害，構成冤獄，父子就義於風波亭，造成千古遺恨，間論者有非之，然其忠孝大節，未嘗不彪炳千古也，此乃深受慈母之教，始終遵守「精忠報國」之旨，有此純孝，方有精忠，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於岳少保見之矣，觀其歷受苦刑，至死無怨，蓋秉天地正氣，毓秀鍾靈，忠孝大節，發乎天性，上天雖考之於一時，而實成之於萬世，吾輩後學，仰慕忠孝大節者，能不肅然而效法乎。

考與節及良心之關係

「考」與「節」之關係，從文岳二公上可以見之清楚，及至其他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無一不是從不情大「考」上鑑出來，所以然者，因為仁人君子，均把自己看得很重，力求良心責任之所安，尤其在事業上，更得謹小慎微，絲毫不苟，決不阿附曲從，孔子曰：「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不為一切利祿所少動，守死不渝，臨節不奪，及至有成仁代價，決不偷生苟免，並非為後人稱道及崇拜而為之者，係求良心之所安耳，此等人當成仁之時，從容就義，毫無留戀哀戚畏縮之態，「視死如歸」，俯仰無愧，然其忠義赤心，千古相同，萬世亦相同也。

孟子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所揆者何，即是本來良心正氣，不為私慾所搖奪之偉大精神耳，賢愚君子，小人之分別，就在這方寸之間而已。

吾人既生於世界上，本為社會之一員，自幼受到父兄師長教誨，慈母感化，良心潔白正當，談不到「考」，及至涉及社會，為聲色所誘，情感所拘，良心之仁，當然不能發皆中節，不中節即是不合中，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良心就是仁，我們的一切品行，必以仁為中心，為出發點，然後方為道德的標準，否則失掉了仁就失却良心，失却良心，與禽獸奚異。

聖人之心，純然天理，粹然至善，言動舉措，不僅為當世法，而足為萬世法，天下百姓，莫不感德歸化，欣然相從，惟聖人本身上之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如舜王文王周公孔子諸聖，有至切關係者，反不能為所感動向道者，天也，天假此不情之事考取之耳，不如此不足以見聖人之偉且大也，是故堯舜聖世，尚有巢由，周武聖世，而出夷齊，其清風亮節，堪稱高矣，然不足以為萬世法者，即其未能體天全德執道之中也，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可見天以不言而考聖人，聖人樂天知命，順自然秉天理以答天，兩相無間，方稱為天人合一矣。

聖人考賢人

聖人之受考，於此諸聖中見之，時屆末期，天道普傳，廣救於世，曠古未聞，人人遷善進德，處處隨考隨驗，聖人天考之，賢人聖考之，愚人賢考之，非考不足以辨真偽、分忠奸、別次序、見程度也，例如，當堯遜位於舜之時，帝曰：「我其試哉」考也，女於時，觀其刑于二女，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於上面可見堯授舜天命時之考也，設若聖德未充，賓於四門，納于大麓之考驗，少有失當，堯必不授天命矣，可見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將考之，舜能於美色富貴無足解憂，而且百端歷試，無施不可，天與人歸，毫無間然矣，故稱大德授命耳。

孔子在匡脫險歸來，此時未見顏子，心甚懸念，及歸，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由此可見師徒之至情，發而中禮（發乎情止乎禮），換言之，師不免於難，顏子即脫險，亦死師難必矣，又在陳蔡絕糧時，顏淵為夫子煮粥，而食不忍遺棄被污之米，而有謂其無禮竊食者，孔子以將飯致祭為詞，考出真情，群疑始解，此為聖考賢明證，然不經此考，無以證舜顏之賢，亦不足以明聖賢之心也，當師尊在世，每於弟子自遠方而來，於盥沐茶飯畢，詳詢一切，經過狀況，即以中心嘉許，而不以一字獎慰，反尋小疵而說之，其日後曰：「余欲大成之不能不然也，一則恐其恃功而驕，有礙伊進德也。一則以此觀其涵養，能否容物耳。」用心之深，可謂至矣，每告誡眾弟子云：「自大者臭，自滿者溢，孔子尚溫良恭儉讓，況後學小子乎」，此皆聖人因事設「考」，以見弟子之程度也，賢人之於愚人，亦由是焉。

種種程度之考，無非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使其貪妄肆志之心，約而反之，守

分安命之地，天考人是吾人無所為力，若論人考人（前人考後學），首須要考人者之德行、智慧、修養、見地，超過被考者之上，方為合格而能出考題，然在未考之先，自己（考人者）須先對考題認識透澈，熟察詳明，自心毫無私念，隨時隨地，因事因人，出考題於被考者，令其或以言語解答，或以行為見之，其省察默識，施諸言行，對與不對，隨時指正而詳說之，使其在修道路上，又得一層深的瞭解與認識，藉考亦可見後學之品德與修養也，所以被考者，增加智慧，得明至理，當然心口悅服，設若事關終身名節，而當局者迷，其事業成敗係此一舉，可為一步天堂，一步地獄的關頭，吾人智慧所及，旁觀者清，於此而痛陳利害指穿迷津，使得脫無窮之憾，其衷心感激，何啻恩同再造乎。

考 字 之 連 繫

查與考字所連繫諸字而觀之，如考試、考驗、考煉、考查，等等字樣，其義意不外藉事取人，以見居心，分別真偽正邪，而為君子小人，鐵面無私之借鏡也，身有一行不檢，心存一念之私，總得藉考把不檢之行、一念之私，使你自己身不由己，完完全全端出來，一絲一毫亦不能遮掩，如何巧飾、變詐，是逃不出考之公理的，古往今來，聖賢仙佛、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莫不由此考中鑑出來者，考正是吾人之無情試金石耳，君子心地光明，坦蕩無私，合道者居之、存之，非道者去之、除之，富貴自是富貴，貧賤自是貧賤。富貴貧賤與吾何關哉，死守善道而已矣，若有所求，則不得其正矣，故考之於君子，猶烈火之於金也，火不烈，金難精純，考愈重而大節益見，孔子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馬，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此乃守道不變之真君子，若見利思遷、畏難而退、而再巧言飾非者，難於論道入德矣。

，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智、仁、勇，三者之真主宰，不能擇中而守也。

五倫為人立身大端，不可稍有缺欠也，忠孝節義，乃性德之本能，受之於天，人人固有，自聖人以至愚人，一是皆以良心為本，失本則不知其可矣！今者不然，因求所欲，而機械變詐，無所不用其極，視忠孝節義，為迂闊受騙之事，因達所求，不能不失其良心，不能不棄忠孝節義耳，此等人莫說修道、成仙成佛、超生了死，即欲求做好人，亦不可能矣！良心乃人之本，失本而求所欲，猶如樹失根本，雖暫時枝葉未枯，而能持久者，未之聞也，富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尚且不為，何況失理喪性，阿附不義而得之乎？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置良心於不顧，一味倒行逆施者，斯為惡矣，考與不考，在彼更談不到了。

考 與 智 慧

自古識其大體為大人，識其小體為小人，若得小失大，得近失遠者，有智者弗為也，若以只求所欲，不顧道德與倫常，世人尚且不為，何況修道立德冀成仙佛聖賢者乎？如此則是南轅北轍，愈求將愈遠矣！

「考」是考君子，而不考小人，因為君子努力向上，所期許者大，動輒曰：「堯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堯舜與人同耳，是故見善如不及，見不善而探湯，及其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以期日新又新，每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為砥礪，行不畏苦，志不可奪，若以非禮相加，雖殺身而弗為，其自重也如此，故「考」於君子不能損其德，而反促其成也，小人則不然，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貨財，無論事之善惡邪正、當於不當，莫不取於利害也，蓋其對節操之觀念、智慧之鑑別、並其立身宗旨及終身目的，全無真正主宰，有利者是之，無利者非之，可左可右，惟利是圖，何考之有乎？然這類人，亦有

利口辯詞，妄解謬論，藉以掩其不善，然人之視也，如見其肺肝然，安能值得君子之考哉。關於考的辨別，是吾修道者第一要義，倘若分辨不清，天堂地獄就在舉步剎那之間，可不慎乎，吾人既然立定捨己救人宏願，名利恩愛的假合早已看穿，掃心飛相，以求真成，如此其事業之偉大，其心境之快慰，曷可言喻，然惟人之因緣不同，意見各別，況且人我相深，貪嗔紛擾，於是處處角稜，層層磨擦，甚致救人反成害人，歡喜盡成怨忿，愈修愈苦，全然私慾，於是至誠度修之士，漸生猶疑，甚致中道而退，否則即盲修終生，不知所以，更有藉考生嗔，孽門大開，或反道敗德，垂頭喪氣，所以然者，即是缺乏辨別正邪之理智，與修天道之真義意所至此也。

人之賢愚，全自智慧上鑑出來，古人云：「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行也」，所以對某一件事之臧否，力求深知，合禮者為之，非禮者去之，無量壽佛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維摩經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如此看來，雖有智慧而無果斷，決難除却煩惱，更難別偽見真，中心一失百行盡邪，於是言不及忠信，行不踐仁孝，一生難逃出愚濁籠，修即盲修，終難超脫，可不悲哉。

考與三毒（貪嗔癡）

世間無論一切人事，總有個當然之理，先哲云：「無欲則剛」，細推剛字不外「剛正不阿」、「剛直不曲」、「至大至剛」，如此看來，剛字義意偉大的很，查剛就是光明正大之不變不易之真理，要想事業發揚光大，就須首除不正之欲念，而把握住剛正真理，即以修道來說，希聖希賢，學仙學佛，未聞滿心私慾而成者，查「欲」字意義，就是「貪」得不足，若貪不滿「欲」，一定生「嗔」，日沉於貪嗔，就是「癡」了，有一於此難自拔矣，焉能剛

正不阿乎！貪、嗔、痴，即是三毒，若三毒在身，可不危乎，毒念一生，考魔滋烈，吾人決存不得，六祖慧能，自性真佛偈云：「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如來佛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大學云：「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揆諸三教，聖賢仙佛，經典明訓，莫不教人去慾循理，除邪存正，從未聞有何怪誕不經，造作矯柔也！大德經明道賦云：「悖理則地獄作鬼，率性即天堂為神」，古訓云：「路線亂如麻，惟有一道真」，此道者先王之仁義道也，要知正道無奇，中庸不偏，決非不倫不類，無禮無義荒謬無稽之邪說耳。周子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忠、匪信，悉邪也」，又說：「聖之道，仁義中正而已，守之則貴，行之則利，廓之而配天地，豈易簡哉」，吾人修聖賢之道者，首重慎動（動心動念），循仁義中正之道，力以行之，明以察之，勿欺勿罔，正己化人，則庶乎其不差矣！六祖真假動靜偈云：「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真道真考見真心，誠哉斯言，心假一切假，心真萬事真，瑛園居士詩云：「偽行難掩良心缺，造己勢力全借神，不見自性狂稱佛，用心總是大癡人」，此詩正為此等道中名利之徒所寫照也，千萬慎察明辨「考」字之要，勿墜入於無底深淵焉，慎諸慎諸。

綜合以上所揭，考是為修道人所不能免，亦是修道人所不必免，古人云：「春秋責備賢者」，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受考，如何能別賢愚，所以君子受考，視為樂境，小人受考，視為畏途，吾人應以聖賢仙佛之心為心，以忠孝節義之念為念，抱璞守真，屏除虛假，歷久愈堅，任憑天考人考，居易以俟，不改其志，何畏乎考，又何樂乎不考，所以說，考即是成，成由於考，凡修道者，苟能慎處此「考」，守死善道，自然君子上達，適應

此「考」，周旋中禮，方稱達人知命，觀孟子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一節，始信上天多以；困之者享之，考之者成之也。

總 言

括言之，君子小人之所分界處，就在考字上，能受考而不變大節者君子，見利思遷，遇難而退者小人，師尊在世嘗訓示之：「人有順逆考，陰陽魔，以因結果，以果成因，知者可達超脫，愚者見二自迷」，修道者不可不細心明察，我人終生大路與目的，均須在未啓程之先，用冷靜眼光與良心來定判，必能走上不偏不倚，光明平坦正道上來，行功如何，可以不較，萬勿落個罪人，遺憾千古，所以在鑑別道路的刹那間，就是天堂地獄之分界處，最可怕者，即是以自己好惡，和私人利害，來決定道路，或感於一人之小忠小信，片面流言謊語，來定別正邪是非，絕對不可靠的，孔子說過：「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一步之差，終身之玷，請細審之。

讀 談 考 書 後

考者，試也，非考不能及格，及格而後上班，故考有期考、月考、畢業考之分，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莫不皆然，非考無以辨其學，非學以任其事，考之義意，亦大矣哉，道友隨緣居士，所作談考，歷述古今聖哲，莫不由考而成聖賢，抉微探隱，理智通明，為任何聖賢佛祖，志士偉人，成佛作祖，福國利民，必歷之階，此考之所以必成，成之所以必考也。

父母之於子女也，愛之深而教之嚴，嚴非考也。師之於徒也，誨之勤而望之切，切非考也，天之於人也。任之重而煉之純，純非考也，人之於其心也，防之緊而慎之獨，慎獨非考也。

也，故曰：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苦其心，勞其形，餓其體，乏其身，拂亂其所為，使一切環境，足以動其心，人能於動其處，而忍其性，此天之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

喜怒哀樂，人之情也，酒色財氣，人之欲也，人落後天，既不能無情，又何能無欲，故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好酒者，過量而亂性，好色者，過溺而喪命，好財者，過貪而招害，好氣者，過怒而傷身，天之欲成斯人也，欲擒而故縱之，使其知避而遠害於無可避免之中，而節制之，漸近於中和之道，此考之斯成，成之必考，故謂之大本達道矣！

為學之考，考得學位，作事之考，考得祿位，修道之考，考得聖位、賢位，受人之考，考得名位，受天之考，考得仙位、佛位，是之謂考。

章實齋先生思想系統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所慮夫藥者，為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偽，（風尚所趨，不一偽，過惟偽託者并其偏得亦為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

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為趨勢逐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為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己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道公而我獨私之', '不仁也', '風尚所趨循環往復', '不可力勝', '乃我不能持道之平', '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 '不智也', '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 '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讀者感言

知回子敬識

古聖云：「得道容易修道難，修道容易了道難」。凡為人生在世，均苦未能得道，既得之後，不知何為真假？真理在那裡？真命在何處？受師指點應如何報答師恩？立愿了愿、進德修業種種問題：

龍華經證曰：「今到三期末劫、三元大會、萬國歸宗、五行混合，四生六道盡遭浩劫」，既然是萬國歸宗，但誰是萬國教主？又曰：「祖師不忍，衆生塗炭，先差下二十四代祖師、八十一洞真人、二十八宿、九曜星辰、佛祖、菩薩、羅漢、神仙、七十二賢、三千徒衆、四億原人，一齊臨凡下世，各立道門、開荒下種、大開普渡、勸化衆生、歸根復命，又差真武老祖號為天真古佛，在北方掌教，設立白陽大會，捨身捨命，駕定慈船，普渡九六原人」。龍華經證明 天真古佛辦理末後一着，三天收圓大事，暗藏天機奧妙，天真確乃「天道真、天理真、天命真、天然古佛真」的寄意是也！

師尊大人承奉天命，為整末着道盤，天時道運，人事萬變，處於萬變之中，天變地變、你也變、他也變，真是昇降苦樂、千鈞一髮之交叉點，於此師心不忍吾等徒衆，墜入深淵，永難超生，故到處含淚垂訓，費盡心力開荒下種，大開普渡，不分晝夜，為三曹的大事奔波受難，歷盡艱險、食風餐雨、披星戴月、含垢忍辱、不辭身命、消瘦落肉、不避寒暑到處奔馳、捨身命、嘔心血、為大道心力交瘁，如此大恩大德的慈悲，渡人救世的悽楚，吾們就是草木也得動心，但如今道運反而崎嶇，雖不忘遵師重道四字，實際上口是心非，違背師志，忘却木本水源的遺囑，任意所為，改姓名、換表文、反道敗德，將心比心，良心何在？人道何存？憶起往事，孫師母慈憫時告衆徒，根基智慧淺薄不同，未來收圓先設天爐地鼎，誰能

脫過，千中選一，去濁留清，非同小考，孫師母心中異常憂煩，預先成全教訓徒等，真道有真考，上天早已設了圈套，要玉石分判，是時亦有另立一德同心大愿，遵孫師母上山到頂，下海到底的愿詞，時至今日，方知理外無道，大家同受貪妄之考，真可嘆人也！

戊子年 師尊結緣訓慨然曰：「大道盡被狂風撼，一樹好花有幾全，狂風巨雨無情降，花殘枝斷好可憐，天下善信千千萬，千中拔一也稀罕，考魔叢生內外重，大洗大刷定格盤」自古大道有隱顯，忽明忽暗人難參，比如 師尊受八卦爐神機妙考，乃是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未來天機證明，普渡收圓的秘旨俱蘊藏其中，今日始可明白天之明命，根本沒有轉移，無大小、無正副，師尊雖歸天，末後收圓，吾等徒衆當應繼續師志，拯救三曹生靈以盡代天宣化的責任，不辭勞苦、鞠躬盡瘁、不怕魔、不懼考，修此超越的真理，就必須有超越的智慧與行動、立德的堅志方法，在此大劫臨頭，竟有一般貪妄前人，為壟斷後學，故將鐵幕深垂，致一師之徒，不能公開研究道意，隔絕外界視聽，失去認理標準，修道人多陷在水深火熱之中，如不力為破除，則背師恩、滅天理、盲修瞎煉，到何時能有重見光明之日，當時孫師母亦有深慮徒等，恐受真理的淘汰，大劫難以逃避，叩懇

老中思准，各方設立懺悔班，各人發現天真悔過，認理修行，以期修補已往的罪愆，同時又恐徒衆懺而不悔，不修真理而偏人情引入迷途時，賜慈諭教訓、皈極樂、兄弟行、人生規程、墜淵門徑、指明路、皈真路、自我信條，最後有百効丹、懺悔方案等等，皆恐吾輩毛病不去，認理不真不能成道，是故內中均是，含有天機遵守 師尊真傳的寄意，奈彼時改姓名換表文後設下考場，孫師母亦即自隱而行方不明矣，可見孫師母之大慈雖是考盤亦顧念得週到，「慧明」兩字則可明證另立盤之智慧考也，時至今日，智慧考過又造出日月換肩，師尊歸空乾坤換班，新聞曾刊孫師母遇難，又云：日落月沉星宿繼顯，「另立盤」、「重整盤」

「定格盤」、「收圓盤」，種種名詞，將後學欺騙，總是為壟斷勢力，將自己威風現，豈知天道那由人妄想，妄造天機，自招罪愆，到時自明然，值今考魔重重，稍有不慎，不能內外清淨，即墜入萬層地獄，永難翻身，且看世界潮流，天地顯象，人心險惡，天下紛爭，而未來吉凶禍福，可想而知矣！

吾道言三期末劫，耶穌言世界末日，天主教言天地終窮，如此重要關頭，皆在各國名流大天文學家所公認！當此運會，善惡冤緣要清算報應，凡我修道的前途，三場大考期內，大清算時間中亦應受種種魔考，有形無形、順逆、明暗、人事、家庭、父子、親戚、友朋諸考，幽冥鬼魂，無不算帳找清，至於辦道同仁，乃聖賢候選人，須有把柄目標，辦這麼大的三天大事，設使還在勾心鬪角、私心偏見、不遵真理，如何能辦這大事呢？上天非淘汰他不可，此亦 師尊大人最憂心一件事，大道稱名聖道一貫，現今如一盤散砂，道務前途是 師尊最悲嘆的苦情。五教合一，世界大同，但同仁紛歧，自己小圓不圓，大圓何望，當為 師尊最傷心悲淚，因此 師尊大人奉了 上天明命，辦這三場大案，為三曹生靈、為吾們生命常含着熱淚，為徒眾明理實踐者少，故 師尊為了我們的將來，更為迷途羔羊，千愁萬憂、操碎心、費盡血，眼看劫運嚴重，千痛萬苦淚滴紅塵，愁氣充塞九天，然 師尊的血淚、憂煩、愁悶，到底為誰呢？所以吾等弟子們，當要體貼 師尊大人艱苦的痛淚，要立冲天大志，報恩了愿，以聊表我們的寸心，吾們既然醒悟迷津，但應如何始能報答 師尊的大恩大德呢？又且生何以超，死何以了，我們當要更正新覺悟，更正新覺路，要人人明白性理，師脈的真詮，趕快拿出真誠，報恩了愿、身心平靜、返本歸元、代天替師、行大仁、大義、大忠、大孝，更要「體師之心、遵師之訓、効師之行、繼師之志、行師之道、了師之愿、欽師之意

「，又以率性良心，而成心心相印，去盡私慾雜念，人我執着，心同天地，明並日月，立前賢未發之愿，建往聖未成之功，揭開封鎖的鐵幕，跳出黑暗地獄，正是 師尊大人最期待的願望，超越之人，修超越之道，發超越之愿，成超越之功，證超越之果為目標，希各位同胞們竭力邁進為盼！」

二祖垂訓曰：「忍吧忍吧牙關咬，那時師徒再團圓」。是此吾們更要明白普渡、整盤、收圓、八卦爐、分金爐、收圓爐、三佛應運、三元大會、三曹對案、三場大考，為此吾等同仁，當要認識這末後一着，白陽舞台的賬目， 師尊常說：「考罷三場張大案，看着誰後與誰先，一馬連發三支箭，方知那個中金錢」，總之要繼師志述師事，回憶以往恩德，吾等須當識時察機，

皇中預定三場大考，為末後收圓棟梁的料選，此三期末會可謂三曹大清算，故所以神人合一，末後龍華大會，天時到了，天雷震響，有哭有笑有捶胸，切勿自高自傲，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矣！

率真進修錄

如何對上帝正信與釋疑

古今中外，男女老幼，皆有上帝、天父、我主、老天爺，等等之尊稱與崇拜，可是這種稱呼與崇拜，其意義究為何在？固然稱呼是個代名詞，然實際考察，確乃無形無象、至尊至貴、至清至虛、至中至正的一點真理，不過此理，無聲無臭，空乃非空，詞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可知他的微妙莫測，不可思議言談啦！但他生育天地、曲成萬物、主宰宇宙、包羅萬象，更顯其至無可以生至有，至虛可以生至實，無為而為，真空之妙有也！如此講說，好像很抽象，我們再作進一步研究，據科學家說，認為人類的進化，世界的生成，是一種自然原理，可是此理究竟誰主持呢？恐怕人做不到吧，人既不能做到，那麼必定是一個至高至明的神了，請看天空日月星辰，輪流轉移，按時就序，春夏秋冬，寒來暑往，再看大地的山川、湖海泉源，有宗脈之相連，飛潛動植，生殺予奪，若無至高至大至剛至柔的神明主持，還有誰能勝其任呢？再按人的生成來說，我們是父母生的，父母是祖父母生的，推而至於高祖、曾祖、以至祖宗的始祖，究竟是誰生的，科學家進化論上說，人是上古時大馬猴演變的，假使上古時馬猴，能夠變上人，為什麼現在的馬猴，就不能變人呢？當真上古時馬猴能夠變人，若演變幾千年，人又不知變什麼東西，人之遺傳，各有天性，俗語說：人到困難危險恐急時，要叫天哪、娘哪，由此觀之，人是由天而生，科學是無稽之談了，現在科學雖然萬能，亦不過借金屬品質、化學原素，配合成種種機器，但任何貴重質料，就

想造個萬靈的人，恐怕決無其事，吾們是由天而生，上帝是吾們的始祖，所以俗語云：「我們都是老天爺的兒子」，聖經上說過：「人不是血氣生的、不是情慾生的、不是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道祖亦曾說過：「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儒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參贊化育」，耶穌說：「上帝是吾們的天父」，以上諸般說法，都是證明我們的色身靈性，和萬物構造的由來，確係上帝所生，毫無疑義，現在吾們既然曉得上帝對吾們有如此罔極之恩，我們必須拿出真心、抱定恆志、息異端、拒詖行、清理自己身心、純正自己念頭、體貼天慈、報答天恩，方才對上帝正信與釋疑了。

將自身信任了嗎

這一題，就是問吾們個人，將自己的由來與任務，明白了沒有？相信了沒有？吾們的身，固然是父精母血生育的，可是父母只能生肉體，必得上帝賦給靈性，才能算個完全人，但是人之一生，適如住旅館，一宿就走，旅館內設備之物，一點也帶不走，你要偷拿人家一點東西，必定落個盜賊之名，我們既知靈性是上帝所生，由先天而來，可知和上帝分別時，一定也是有任務，奉中差遣而來的，但任務是什麼呢？就是代天宣化，治理世界，然而一落後天，就被酒色財氣埋沒了，以致背覺合塵，愈趨愈迷，造下無量罪孽，流浪生死，冤緣相報，釀成了空前未有浩劫，因上天慈悲無量，尤恐吾們墜入劫凶，所以不惜密寶，真道降世，使吾們得道、修道、了道、成道，眼前可以躲脫末劫之苦，死後可以永享無極之樂，可是我們既是老中所生，道亦是老中所降，得此無量宏恩，怎在中前盡孝，惟有體貼中心、竭盡己力、到各處開荒下種、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使九六同胞，齊出苦海，共

登覺路，同朝 申顏，方算達到任務，總之凡站在個人崗位上，不做非禮犯法之事，常能行端品正，無愧於天者，可謂信任了自身。

道與人生之關係

道即理，理即路，萬事萬物，由道而生，故萬事萬物，亦各具其理，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人有性理，天失理則星斗亂度，地失理則山崩川溢，人失理則倫常乖舛，故常諺有曰：「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由此觀之，道與人生之關係，至為密切，孔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孟子云：「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思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根據以上所說的證明，人生在世，道是一時亦不敢離的，假使悖道失理，圖一時之安逸，在世要受國家法律制裁，死後更受地獄閻君之苦，即使今生僥倖過去，然天理昭彰，絲毫不爽，豈能逃脫陰司之裁判，不報於來世乎，惟望諸位注意之。

天道的寶貴是什麼

天道的寶貴，第一是道不輕傳，第二是求道時，須有兩個介紹人，作引保師，並在中前立下宏誓大愿，證明不是左道旁門、邪教白蓮、更不是誑哄你們的錢財，及末尾兩句：「引入身家不清白，品行不端正者，愿受天譴，五雷轟身」，且你們求道時，先立十條大愿，否則雖手托萬兩黃金，也求不着，而十條愿中，實心懺悔一語，更證明未求道前，都是罪人，求道以後，誠心保守，實心懺悔改過，在社會上可以做個完善好人，若能抱道奉行，孜孜不息，更能成佛作祖，所以吾們既得真道，必要進行，苟能日征月邁，積功累德，在世定能脫劫避難，出世還可超生了死，自己九玄七祖，同歸理界，這不是天道的寶貴嗎。

求道後不進行之原因

古聖云：「得道容易修道難，修道容易了道難」，亦可證明此題之意義，細究不進之原因有兩種：第一求道後，沒有相當研究，不明道之真義，生種種疑惑，如：

(一) 疑天道不真，一指難成。(二) 疑天時不至，收圓無期。(三) 疑緣淺寃重，考魔重且嚴厲。(四) 疑功德費用處。(五) 疑天機轉變，渺茫無憑，疑慮紛紛，層層而起。第二因被氣質朦蔽，有礙道途前進，故佛家云：「世人不能修行者，因有六種障礙。」：(一) 對於六根、四大假合不悟，於是有「形骸障」。(二) 對於飲食男女，妄生貪着，於是有「嗜欲障」。(三) 豪杰彈智力，以營世務，於是有「功名障」。(四) 士才騁視聽，而工藻飾，於是有「文字障」。(五) 拘常隨俗，縛而不解，則有「事障」。(六) 窮玄參妙，悟而轉疑，則有「理障」。

以上種種朦蔽，心生顛紛，怎能修道？推其原委，全係真理不明之誤，但此種病源，凡頭前辦事人，及擔引保者，都負有相當責任，試看過去之仙佛聖神，那個不賴師之提携而能自己覺悟？雖云：「有來學，無往教」，然不教而成者，千百中無有一人，所以活佛師尊云：「三期末劫，大辦收圓，各壇之成敗，全在承辦人之盡力與否」，凡入道者，在你本壇都有天職，並且自己都有後學，希望各位，都要認識真理，振作精神，作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先進，萬勿畏難苟安，誤己誤人，而獲千古之罪人。

天道與人道有否區別

天道與人道，本來沒有什麼區別，不過人的眼光，遠近不同，大小不同，才有所分別，

按人道來說，孝順父母、友於兄弟、信於朋友、敬於師長，方算盡到人道，但是人的環境際遇，多不相同，若是嚴明之父、友愛之兄、信義之友、品端之師，則志同道合，各盡其職，而樂人倫之大道矣！否則父若瞽叟、兄若管蔡、友若孫龐、師若申豹，豈能不權輕重、不辨是非，顧一時之小體，而遺萬世之臭名，尤其時至今日，躬逢六萬年來之奇運，若無遠大志向，只圖人情圓滿，一但天時已至，按功定果，養其小體，名落孫山者，豈不後悔莫及？且舉古聖軼事而證之，帝舜不告而娶，周公誅兄伐弟，邱祖戀情，馬丹陽與其分蒲團，各奔一方之事，不在小節，而養其大節也，你們個人修道，環境情形都不同，在此千鈞一髮，升降關頭，千萬要認清目標，莫顧人情之小節，而誤萬代事功，又如釋迦佛，十九歲出家，棄父母不顧，若從表面上看來，似屬不孝，但結果成了佛教之祖，揚名顯親，共返天界，南海古佛，違親修行，後證千手千眼佛，父母沾光，玄祖同昇，由此觀之，古聖先賢，沒有妻朋子伴，舉家團圓，不離情加愛鎖，恩愛纏繞，而能證果超生者，古絲治水無功，舜殛絲於羽山，禹不報父仇，更繼父志，完成治水之功，雖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終成三官大帝之一，還有耶和華，與衆講道之時，其母攜其妹弟往找，要和他講話，有人告訴耶和華，他回答說：「誰是吾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妹？」就指着聽衆說：「看哪！凡是遵行我 天父旨意，就是吾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母親了！」耶和華終成了耶教之主，以上諸位往聖，既能修成正果，他的父母玄祖，還會不超生麼？所以古語云：「慎終追遠為真孝，生事以禮為順親，若以養親為孝盡，親沒獄憂子怎兮」，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可知天道人道有連帶之關係，不過有的盡人道而合天道，有的修天道而暗合人道，總之天道人道，合於理者為是，背於理者則非矣。

何謂行功立德

行者實行，功者功用，立者樹立，德者美德，能實行功用，方能樹立美德也，總之不惜勞苦，而為社會人群求生、謀福利的，叫做行功。其效果便是立德，按行功來說，有內外兩功：

(一) 內功——是自己正心修身、克己復禮、一言一行，不敢有一毫人欲之私。

(二) 外功——是開荒下種、設立法船、不惜精神物力、犧牲一切、屈己從人、為道設想。

缺內功則本源不清，少外功則德行不圓，所以勝鬘經云：「惡盡言功，善滿曰德」，六祖云：「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平等者，即宇宙一切衆生，皆歸一體，而無差別也！佛有戒云：「一言必謹，言有功也」，由此觀之，我們之言行意念，是否邪正，有莫大關係，佛戒有云：「清清勿使昏迷，防意如防城之危，惺惺勿使散亂，守心比守身之嚴」，諺云：「防意如防疫」，可知行功立德，在於外功促進，更在內功慎獨。

何謂尊師重道

三期末劫，真道降世，凡受明師一點者，自己可以脫劫免難，超生了死，即九玄七祖，亦能同登天梯，共達極樂，可知受師恩德廣矣、大矣！然而既承師德，怎樣報呢？就是該尊敬老師了，可是尊師真義，並非只圖表面上之供養與尊敬，更要「體師之心、尊師之訓、效師之行、繼師之志、行師之道、了師之愿、欽師之意」，而成心心相印，不約而同之事蹟，方為真正之尊師，論語云：「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亦就是述明尊師之意

，再如七十二子之尊孔子，萬章等之尊孟子，雖然各有不同，而殊途同歸，沒有不是以心印心，實行真正之尊師也，重道者何？即處處以道為前提，寧可屈己從人，見道成道，決不私心利己，困窮敗節，所以，以道為重者，定然守死善道，不虧大節，造次必於斯，顛沛必於斯，古聖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又云：「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都是證明道的寶貴，莫要看輕，可是尊師與重道，離不開的，因為道在師傳，不得不尊師，師的本意為傳道，道又不可不重，若偏於尊師，則落執象，而成人情矣，偏於重道，則落頑空，而成虛慣矣！所以尊師重道，有連帶關係，實是一而二、二而一，不過是一體兩面罷了，諸位宜參之悟之。

講因果與報應

世人不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都是因為不明因果報應之理而為也，孔子云：「善不積，不足以揚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關聖云：「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老君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不失時，十年根生蒂結，是瓜是豆，依然得還」，感應篇云：「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因果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身，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心」，地藏經云：「作善作惡，從來絲毫不爽，降福降禍，賞罰自古無差」，燃燈佛云：「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孟子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上述古聖先賢之言論，證明種什麼，得什麼，因果報應，是決對不錯的，再拿現世來論，你若對人家思惠，人家必感謝你，你若對人家虐待，人家必忿恨你，就按過去在舞臺上稱能稱強，

耀武揚威，恃勢力而凌迫孤寡的貪官污吏們，一旦惡貫滿盈，土崩瓦解，還不是死的死，囚的囚嗎？一般土豪劣紳，過去狐假虎威，稱霸一時，如今還不是東跑西顛，無家可歸，由此觀之，因果報應，是天演的正理，不過來早與來遲而已，故諺云：「善因善報，惡因惡報，如若不報，時辰未到」，可知前因後果，是絲毫不差的。

冤欠之由來與解消

凡不經對方同意，從中取利，陰謀暗算，損人利己，使人遭不白者謂之冤，雖經對方同意，欠以借貸，而結果外恩欠義，缺少未還者謂之欠，冤欠之事，人人有之，推其原委，多係不明因果報應而做，致日積月累，年世相疊，就日甚一日了，因人秉天地之正氣而生，受天覆地載，日月所照，雨露所養，五谷水火之化育，方能寄生在世，但人既蒙天地如此之厚恩，是否應當行仁行義，順天地之正道，以報天恩哉，惜乎！世人渺茫此意，不但不報答天恩，更有肆無忌憚者，作怨天欺天之事，還能說他不欠天恩嗎？又如父母生養劬勞之恩，終此身亦難報答，虧於孝道，豈不是又欠了父母之恩嗎？其他夫妻寡恩、兒女少慈、朋友缺信，師徒斷義，無非欠的由來，冤者就是吾們貪圖口腹，恣殺生靈，及無意中踏死螞蟻，傷害昆蟲等，莫非冤之由來，更有無知之輩，迷昧真性，作一切奸盜邪淫，殺人放火，暗謀暗算，傷天害理之事，豈知人各有性，物各有靈，凡受冤欠者，那有不討之理，況今三期未劫，正應清算之日，我們修道者，若不將六萬年來所積之冤欠，一一還清，如何能返回理天呢！試看人世，決無帶罪的官吏，理天更無帶罪的仙佛，我們修道是為的超生了死，欲了生死，必須將冤欠還清，但如何還呢？就是懇求上天慈憫，一面庇護咱們，暫將咱的冤欠擔起，另一面吾們速速行功，以後超渡他們，將功折還，冤欠豈不是自然消解嗎。

為何齋戒及齋戒之利益

我們既修天道，須體天心，天有好生之德，以仁慈為本，那麼吾們修道人，也應該仁慈為本，速速清口茹素，故呂祖云：「我肉衆生肉，形殊理不殊，體會閻君斷，自問應如何」，可知過去的仙佛賢真，三教聖人，都是清口茹素，漸漸而成，道之三清五行，佛之三皈五戒，直示明言，昭昭在耳，無疑的證明了，佛道齋戒，證之不悞，可是儒門孔老夫子，又何嘗不是清口茹素呢！不過孔子當日無權無位的人，為了避免他人的諷刺，所以危行言遜，都是含而不露，試觀鄉黨篇上所載：「沽酒市脯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不撤薑食」等語，以及季康子宴孔子，不肉而食，孔子一月三齋，致齋三日，散齋七日，又子之所慎「齋、戰、疾」，都證明孔子齋戒，實無可疑，按孟子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又曰：「鷄豚狗彘，不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但人至七十，血氣既衰，腸胃消化不良，更兼齒活牙落，不能咀嚼，如何能食肉呢？即使身體強壯，食肉一事，總非相宜，再者，俗語常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更顯得來到七十就要死去，還會趕上食肉嗎？由此而知，不僅孟子齋戒，更勸人人齋戒矣！蓋五葷三厭，煙酒之類，均是昏性之物，五葷者，即葱、韭、薤、蒜、興蕪，乃天地不正之氣生成，易傷五臟元氣，三厭者，天厭「飛禽」、地厭「走獸」、水厭「水族」，乃橫行之物，各秉一方之氣而生，食之易傷三寶原靈，更要暗損陰德，煙酒者，亦是消耗元氣原靈之物，我們皆當戒除，因為吾們修道，是去濁留清，煉陰補陽，若縱情嗜欲，貪圖口腹，豈能修成？就拿三期末劫的造成，還不是人畜迭食，累世積成的嗎？你看古詩云：「千百年來碗裡羹，冤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

，說的多麼明顯！且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因他前世癡迷，造下罪惡，今生轉畜受報，使其受苦了罪而已，如今吾們宰他殺他、剖腹開膛、切割割刮、烹炒煎燴，適我口而飽我腹，美我膚而肥我身，試問天理何在？良心何在？所以佛有戒云：「恃我勢而凌彼弱，恐理非宜；食他肉而養吾體，良心何安」，既然如此，我們生生死死，代代的罪孽，如何挽救呢？主要便是清口茹素，因現在三期末劫，上天大開慈憫，只要立志清口之人，便將前債積業，俟他行功立德，以消還之，否則一面清，一面造，無濟於事，是終久不成的。現在三災八難，頻頻而臨，凡長久茹素者，身體清潔，仙佛易於護佑，不致遭入劫凶，再者三期末劫，大辦收圓，諸天仙佛，打幫助道，你的靈體清潔，仙佛易於運用，必借你建立功德，以後更有合靈時候，希望你們速速認清，身體力行，竭力成全你的後學，和你的家庭，使未清口者清口，未立愿者立愿，真是三期修道，人人有份，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但吾對各位的期望是；都能脫過末劫，靈性歸根，三元大會上，神人共樂，舉家團圓才好呢！

徹底認清真假

世界一切事物，有真必有假，有假亦必有真，因此係對待之理，無真不顯假，無假亦不顯真，在各位對此題之解釋，都說：「道真、理真、天命真、靈性真」，不錯，一切無形無象之理是真的，又說：「三六左道、七二旁門、自己色身、和一切有形有象、有氣有色，都是假的」，講的都不錯，而且很好，可是不久，萬教齊起，三六七二，皆言奉天承運，辦理普渡收圓，並且法術驚人，顯化種種，那時候真真假假，實不易識，但我們遇此關頭，便要拿出超絕的智慧，來考察他的道脈是否正、道理是否真、天命是否真，其一切有作有為，着重形象之處，便應徹底認識清楚，有了把握才行，否則非常危險！各位都說靈性是真，色身

是假，在此末劫之年，得遇真道，不圖色身安樂，只求靈性出苦，固然不錯，但是你的靈性，怎麼出苦呢，便是一念真假了，念真則一切皆真，并且雖假，亦可成真，念假一切皆假，雖真而亦成假，真假之分，在於一念發動之始，故心中真偽，更應徹底認清。

認清魔考之真意

魔考二字，是吾們修道人必經之路徑，所以說：「修道未知考者，不足與講也」，又曰：「有道一定有魔，道魔如影隨形」，欲想成道，必須從魔考中煅煉出來，故道曰：「不煉不成真」，儒曰：「不考不成聖」，釋曰：「不磨不煉不成佛」，諺云：「玉不琢，不成器；金不煉，不值錢」，凡吾修道者，經過魔考，要知正是上天造就吾們，茲將魔考真意，分列數項，望眾參之：

(一)「分真偽」：天時已至，收圓臨邇，而一般修道之人，仍然良莠混淆，真假難分，更有順人情、悖天理、妄造黑白、無事生非、假公濟私、心性陰險，作種種傷天害理之事，致使一般真修者，遭不白之冤，故天降考魔，拔精選粹，淘汰不良，然後真偽判出，一般真心修煉者，瑕疵既無，好辦三期收圓之事。

(二)「消冤孽」：吾已往生生死死，六萬年之冤孽債賬，如山似海，今生得求天道，累世冤欠，豈能容你，故皇天萬分慈悲，降下考魔，切磋琢磨，以見真志，而了夙愆，凡經一次考，必了一次冤欠，漸漸孽重轉輕，化死為活，古往聖賢仙佛，皆從考魔中煅煉而成。

(三)「化稟性」：因人落於後天，氣質變化不同，就分成萬有不齊之性，都不合乎中道，即一般修道者，是己非人、憤高務遠、虛浮矜燥、粗心大意、行矣不著，習矣不察之處，在在難免，若能受幾次魔考，碰幾回釘子，自然回心轉意，懺悔改過，化稟性而遺天性。

(四)「定品位」：九品蓮臺，按功而定，所謂真道真考見真心，全在坎珂困難之事，天考人驗，看你志向、見解、學問、造詣，而定升降，故子在陳蔡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輟，乃召子路而問矣，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歟，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歟，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天報之以福，為不善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君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說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之，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貧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有霸心，生於會稽，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焉知其始終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不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未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才，吾為爾宰」，根據以上諸子，所言不同，則知其造詣成就，定有差別，以後孔子成至聖，顏子成復聖，子貢成十哲，子路成大賢，亦可引作魔考中，定品位之參考焉！總之，吾們既修真道，必受魔考，那是一定之理，今將魔考種類，在下一題裏，再作分晰，以供諸位玩索之。

如何應付魔考

(一)「內考」：以凡生瘡害病、久纏不解、蟲傷狗咬、跌打驚痛、水火之災、盜賊之患等而言，大小都有因果，欲求消解，就是「感之以誠」，因為德可感天，誠能動神，只要你抱定真心，信賴上帝，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無形中自然撥機化除矣。

(二)「外考」：即親友毀謗、鄰里譏笑、保甲恫嚇、官府不容以及武力干涉等情，應付方法，就是信之以理，既明真理，即將世欲看淡，生死由命，何懼之由？故程子修道，當時目之為偽道，呼之為黨人，奏之於朝，刻之於石，茫茫大地，幾無托足之處。朱子學道，當時目之為妄，呼之為妖，信之犯禁，避之者無罪，毀之者有功，排之者有賞，徙身削職罰祿，徙其於之邊役。陽明先生平治禍亂，有功不賞，居蕭寺談禪，若不知其事者，蔡元定父子，因信朱子之學，發配從軍，不避艱險，驛居傳道，都是認清真理，看淡世俗，所以不怕任何考魔也！

(三)「氣考」：就是有恩不報，倒反為仇，使你遭不白之冤，怒氣填胸，火性發作，如遇此考，要有寬容大量的胸襟去應付，他叫你生氣，偏不生氣，祖師說過：「有人打老拙，老拙先倒了，有人罵老拙，老拙嘻嘻笑，涎吐我臉上，任他自乾了，我亦省力氣，他亦免煩惱」，耶穌說：「有人打你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所以應該效法祖師和耶穌說的話去實行。

(四)「奇考」：凡傾家敗產、夫妻離散、兒女死亡等，都屬奇考，我們修道不識此考，容易墜落，但如何應付呢？就是「守理認命」，要知房產田地，皆屬於假，夫妻兒女，終久離散，古詩云：「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茫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東昇西墜為誰功；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所以人之一生，得失榮枯，皆由命運而定，不可強求，亦不可辭，知此則無所謂考矣！

(五)「順考」：可分聖凡兩面來說，凡者，妻恩子愛，推不開，打不破，聲色貨利，隨聲肆慾，使你迷而忘返；聖者，前人獎勵，後學附和，使你驕傲於燥，趾高氣揚，不知不覺中，將道心放棄，若遇此考，應速覺猛醒，「順來逆受」；凡者，要臨淵止步，懸崖勒馬，知前途可畏，抱道速修；聖者，要反躬自問，所受獎勵與恭維，是否有愧？自然順考可消解矣！

(六)「逆考」：亦分聖凡兩面來說，凡者，父母妻子怨恨、環境艱難、衣食困苦、失志背運，憂鬱身心；聖者，前人無情，後學卑視，致使你灰心喪氣，無所適從，遇此考場，應「逆來順受」；凡者，安分守命，抱定道心，須知玉碎不失其白，竹焚不毀其節；聖者，修無為之道，行無為之功，以報恩了愿為前提，處處反求諸己，對承上啓下，每覺有不及的地方。

(七)「顛倒考」：三期末劫，修煉真道，原係了脫生死，斷滅因果，只因一般修道之士，根基緣份，寬欠不同，故魔考有異，或先貧後富，得意洋洋，棄絕道念，或先富後貧，憂鬱牢騷，抱怨退志，若遇是考，應當素位而行，抱定真志，念念不忘，時刻常存，造次必於斯，顛沛必於斯。

(八)「道考」：分內外兩種，內考是本道同仁，(小者)言行不顧、違仁失義、彼此怨恨、互起摩擦，(大者)心生陰險、分枝別派、爭道盤、奪天命，外考係三千六左道，七十二旁門，種種法術，無奇不有，使你目花神亂，難辨真偽，稍有貪妄，恐怕要登舟尋舟，騎

驢覓驢，若遇此考，必須無貪無妄，故道云：「清靜無為」，儒云：「無聲無臭」，佛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所以吾們修道，應認清道考。

以上各種考魔，你們任何人，若遇到時，千萬要想院長所說的話，考者是明考，魔者暗考，考易識，魔不易識，總之不外「喜怒哀憎」四個字，凡不中節，皆入魔境矣！所以修道要識透魔相，否則不防魔禦魔，反而助魔成魔，多麼可怕，像如來佛，前世為忍辱時，受哥利王分身之辱，他認為正是我的恩人，並助他早早成道，說我來世降生時，一定渡你，後來如來成道，渡弟子阿難，即是哥利王後身，又如岳武穆，風波亭遇難時，恐子弟後叛，召至刑場，同歸於盡，還感謝秦檜，使其成為忠良，由此而知，古來秉忠孝節義，多是色身頂刼，靈性歸天，何況吾們修天道呢！雖然如此，恐一般少見多怪者，難免其流言謗語，譏刺詆評，故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莊周曰：「籬燕不知鴻鵠，夏蟲不可語冰，井蛙不信天大」，宋王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孔子曰：「德修誘興，道高毀來」，由此觀之，有道有魔，一定之理，吾儕修道，必須驚惕勉勵，抱無畏無為之精神，存不知不愠之膽量，方不致受魔考包圍矣！

降 伏 身 心

心者，人身萬靈之主宰；身者，人生作事之具，身之一動，受心之操持，心之發揮，賴身之形成，佛云：「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心之動靜，實是靈妙莫測，但不外邪正兩念，正是合於理，邪是流於慾，世人常失其正，而流於邪；昧於理，而惑於慾，邪慾的害人，真正可怕極了，佛家有「拴心猿，鎖意馬」，「掃三心，飛四相」，儒家有「三省其身」，

「四勿其心」，都是使人棄邪歸正，制慾返理的證明。今將三心四相、三省四勿，簡而喻之，以釋降伏身心之本意。

三心乃過去、未來、現在，的三種心，不要存他；四相者，着於形，為之相。

(一) 凡為自己衣食計，及兒女計，終日營營，溷於名利，逐浪忘返，縛而不解者，謂之我相。

(二) 見人勢力，攀望不已；見人羸弱，厭惡不已，嫉人之長，吝人之求，謂之人相。

(三) 色受想行，希望苟求，言正行邪，口善心惡，謂之衆生相。

(四) 跪禱拜祈，而求現在福報，燒符煉丹，冀望長生不老，謂之壽者相。

三省者：

(一) 「為人謀而不忠乎」，按修道說，就是代天宣化，拯救衆生，你盡到責任了嗎？

(二)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就是承上啓下，一言一動，自心有無欺妄，你守信了嗎？

(三) 「傳不習乎」，就是師傳心法，和老師素日指示你的言語，諸天仙佛批的訓示，以及各位前人給你講的話，你參悟了嗎？你實行了嗎？

四勿者：

(一) 「非禮勿視」，就是吾們既修真道，須認真理，將一切色相，都看破他，心意常存玄關之內，莫使外馳，自然不受損害了。

(二) 「非禮勿言」，就是莫談別人是非好壞，自然不擔口過了。

(三) 「非禮勿聽」，就是莫要輕聽人語，心生反感，一念之差，便有陰象叢生。

(四) 「非禮勿動」，就是人之作為，不要輕舉妄動，必須自心加以檢點，是否合理，而免錯過身擔。

以上各種比喻，均是戒吾修道者，要時時降伏身心，因人既落後天，到處受色慾之包圍，身心一動，非正即偏，偏則沉溺流連，前途堪虞，心之為害，尤其可怕，因他時起幻想，一有外感，最易動蕩，所以佛云：「魔由心生，考由自招」，若不降伏身心，制其亂源，修道豈能成功。

謹言慎行

謹言者，乃不輕之言也；慎行者，乃行動檢點也，因人之言語行動，每宜發而中節，若不中節，就有歧事發生，小者自身名譽糟糕，受人誣唾排斥，大者牽掣大眾，招來種種魔考，受辱受謗，所以孔子戒人謹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又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子貢亦曰：「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行也」，慎行就是防非改過，莫要粗心大意，發生意外，總之，謹言慎行，是叫人言語舉動，戒慎恐懼，慎微慎獨，念念莫離的意思，故吾們修道，一言一行，於道有益，於道有補者，舉之，否則戒之。

立愿了愿

愿者原心也，凡是良心發現，天性中自然生成的誠懇進取心，就是愿，我們修道，對於立愿之事，都很明瞭，大愿一立，馬上先天註冊，使吾們玄祖高昇，冤欠遠遁，剛才給你們道喜，就是這種意思，既然上天對吾們如此慈悲，我們就該立愿了愿，實地進行，否則，天時一到，上天考驗實，不但不能達到極樂，定累玄祖，同墜苦海，為什麼呢？只因上天雖慈，決不佑庇陽奉陰違、似是而非之人，所以求道時，立囑詞上，早就明白告訴我們說：「立愿不了，難把鄉還」，由此觀之，我們修道，對立愿了愿一題，切要看重，不可輕視。

懺悔改過

懺者，陳露也；悔者，悔改也，懺悔改過，就是自己陳訴已往的罪過，自新未來的行為，所以懺悔是我們修道人第一要素，因為素日對人處事接物，非偏即倚，造下種種罪惡，若不實心懺悔改過，怎麼成道呢？諺云：「上天沒有帶罪的仙佛，人間沒有負罪的官吏」，也就是此意，故今生懺悔，乃為三期末劫，自己靈性出苦而懺悔，為養成潔白完人而懺悔，為玄祖超昇而懺悔，懺悔之真義，希望各位萬勿疏忽，每天我們所讀的懺悔文上：「彌勒祖師，妙法無邊，護庇衆生，懺悔佛前，改過自新，同註天盤」，也是說吾們修道，苟不懺悔日新，總難達到圓滿之期望。

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

嗔為三毒之一，凡一切念念不平，存計較之心者，均是嗔心，我們修道，本性是活潑自然無為的，所以道與天時，隨機轉變，人性光圓洒沓，亦應隨機轉變，切莫稍遇不適心，即隨境遷，而一念嗔心，引入陰魔矣！像從前邱祖修道，初遇相士，說他面相最惡，將來定主餓死，但後來邱祖功行圓滿，未曾餓死，並且成了神仙，他偶而嗔心一動，高駕雲頭，尋相士質問沒有餓死之原因，經相士謂其陰陽高大，面相已轉凶為吉，才覺悟乃是自己嗔心動了，馬上靜心息念，身入山中打坐參禪，但他嗔念既生，雖然覺悟得快，而天考不貸，終難了事，招來種種陰魔，攪亂了他的身心，幸邱祖早識此意，把握牢固，未曾動搖，不然一念之差，前功盡棄，永墜沉淪，所以嗔心為害，實在可怕，希大眾警之戒之。

真道真考見真心

這一題，是末尾一題，兩天來院長和你們講的題、談的話、述古論今，都是闡明道的寶貴，道的真功，使你們各行各功，各了各愿，但進修途中，冤欠魔考，是絕對難免的，因為修的真道，必受上天的真考，有真考方見真心，且累世冤人家的、欠人家的，豈能不還麼？可見真考之中，上天暗中給你們消了罪孽冤欠，所以遇着魔考，正是上天慈悲你、玉成你，切要明白此意，更可說這道題，是吾臨別一句知心話，使你心有成見，不致後日有魔考之束縛。

引言

這本書是一次，最上乘講義的記錄，因講率真進修，原來修真道必須切具真心，所講皆為吾人循序前行的階梯，是以取其名曰率真進修錄，但此書語白淺粗、文詞俚俗，恐難飽學問淵博、工於藻績者之耳目，可是現世不同，一般世人講的、說的、寫的、作的，無非白話文字，易於瞭解，若拘泥古典，亦恐難以普行，況三期末運，天道普傳，諸佛諸祖倒裝救世，也是因時設教，凡所言及記錄著作，力求其通俗普通，使人一聽即知，一見即明，期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筆者根據此意，亦如此記載耳！但請觀者諸君，應獨具慧眼，虛心參閱，其言近旨遠，內蘊真理，實在無窮，決非泛常書冊之所可比擬，所謂「上乘大法」何莫非斯，書中題目，皆係院長對眾現身說法，闡演真道之真義，惜乎筆者識淺才短，記錄之時，遺忘頗多，難免掛一漏萬，惟冀觀者諸君，對此書但作一提綱挈領疑因，而得識本來面目，把真理悟穿，早去行功立德，也就算啦，區區鄙言，不足一瞥，常希高明，原諒是幸！

思師勉進曲 (調寄落花流水)

好時候，像水一般不斷的流，收圓弗久，將涅槃兮誰亦不能留；末劫臨頭，可惜那九六迷子孽海流；想起了憫世的師尊，苦海舟，衆生救；暮暮朝朝，朝朝暮暮，總是心兒憂；眉兒皺，淚兒流，九六不得救，怎算把圓收；諸位弟妹惺呀！追隨咱師尊這樣進呀！到處去開荒把種下，趕快幫助咱那慈悲的師尊；弟呀！妹呀！記住我的話呀！

師訓之歌 (調寄蘇武牧羊)

一、師徒携手辦末春 尊從天命進 度人度鬼神 勿貪妄 勿背道 一意趕上伸 活潑辦道務
 誠心謝天恩 最要忠與實 勤勤師後跟 莫怕魔考 莫懼誹謗 悟理要實真。
 可貴不二門 洩漏普凡塵 緣份人 妙法尋 二六守緊緊 明白十八代 萬八承大任
 處處去普傳 嘗膽或臥薪 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宣法誘諄諄。

二、師徒携手辦末春 東島緣份深 一帆風順順 申聖恩 開聖門 應地應時運 四海皆同胞
 當懷慈悲仁 手提無價寶 家家去訪問 萬法歸一 普度收圓 要在斯時奮。
 前後要和心 協力相敬尊 爾敬我 我敬爾 人格學上品 感化衆乾坤 齊家修身心
 常念師訓語 凡中聖常存 將來白陽 青史留名 代代榮子孫。

仙佛正宗

黃祖語錄序

語錄一書，黃祖於樂育堂傳授心法，原未敢輕洩之書也，今胡為而公之於世耶，蓋以運際下元，人心奸險已極，世道沈淪愈深，不有人焉，出而講正本清源之學，大道之晦，不知伊於胡底，祖師自豐城應運而來，設帳於茲，十有餘載，每於註醒心經求心經道德經之餘，輒與及門講究性命雙修之理，天人一貫之原，無一不闡發盡致，意欲造就人材，上為往聖承道統，下為後學肇心傳，又可憂至道之不明哉，雖孔孟諸書亦賅性命之學，然隱而不發，讀者無由會悟也，惟此語錄理極精深，語却明顯，步步引人入勝，修真之士，若得此以為梯航，不難直造上乘，以遂吾師普渡之意，每篇再三告戒，反復叮嚀，足見苦口婆心，其有錄諸友之過者，非不諱也，蓋以人同此病，對勘而當思自新；其有錄諸友之善者，非自誇也，蓋以人皆可為，反觀而自懷精進，且此語錄，無所不言，亦無所不賅，言命功者，見此而得其關竅；講性學者，見此而知所操存；談因果報應者，見此而知重內輕外修德行仁，其有裨於人心風俗，非淺鮮也！但所教弟子多人，來學早遲不一，其間請問多同，所答遂不無重複之語，閱者須體會其意，勿拘執其詞，庶有得於身心，若在筆墨字句間講究，失之遠矣！或曰：此書天機畢露，未可輕傳。豈知剝極必復，窮極必返，斯亦氣運之常，無足怪也！況此時不急講明，將來運轉上元，又誰為聖賢扶道脈乎？予等纂集語錄，非好事也，不得已也！伏冀繼起有人，同闡三教大道，庶不負吾師金鍼盡渡之意也，茲值書成，公之天下後世，各宜珍重，勿於其易得而忽之也！是序。

樂育堂語錄卷一

六二

凡人欲學一事，必先見明道理，立定脚根，一眼看定一手掣定，不做到極處不休，如此力量方能了得一件事，縱不能造其顛，也不至半途而廢，為不足輕重之人，凡事有然又何況性命之學哉！言及神仙，世上人人俱愛，而教之學習此道，百中難得一二，嗚呼！紅塵滾滾，孽海茫茫，有何樂處？有何美處？獨奈何人不及察，反因此而喪厥良心，不惟不能超凡入聖，且宛轉生滅，愈趨愈下，其受盡諸苦，更不堪言，吾師是以代為之悲也！今又為爾生辛馬，歷年辛苦，一生真誠，故有今日之遇，如精神不振，淡漠相將，今日如故，明日依然，吾恐法收之後，緣了之餘悔也晚矣！論自古神仙，那一箇是天生就的，都由匪伊朝夕、由少而多、自微而著、積而至於鋪天匝地、亘古及今得來，故曰：釋迦不從地湧，太上不自天生，即滿空真宰，無一不幾經折磨，幾遭屈辱，而始修成正等正覺如來金身者，又何況爾中等根器哉！又莫說年華已邁，歲月無多，恐有心學道，而無成道之期，不如聽其自然，一任造化為轉移，隨其意之所之，全不收拾精神，整頓心力，則如無韁之馬、無索之猿，勢必狂奔妄躑而不可已，是又自消前福，以貽後殃，奚可哉！吾想一失人身，萬劫難得，又况生居中國，有禮儀文教之光華，又逢法會，得聞道德性命之真諦，此種因緣，即歷代仙師，亦少有如此之便易者，何也？生等但盡其誠，不待出門一步自獲真傳，試思古來仙子，雖今日成道，神住大羅天宮，而當日邀遊九州，受盡多般苦惱，歷盡無數風霜，至於貨財之糜費，更無論焉，旁門之拐騙，且不言矣！待至積誠久而結念深，居心苦而行道難，然後仙真深憐困窮，

切念勞苦，然後感而下降，始將大道玄機，一步一步傳出，俟功圓行滿，始為一洞真仙焉！生等較前賢之遇師聞道，其難易為何如也，且自古仙師都有因，時會不良、星辰不遇、深處艱難，無可如何，然後看破紅塵，出而訪道；如呂祖四十而遇鐘離，五十而得聞至道；張祖六十而始拋家訪道，七十而得火龍授訣。以此觀之，只怕不肯一心向道，那怕年紀之已老耶，吾道有云：凡人不怕不年輕，只怕嚮道不心誠，縱至九十一百歲，果能如法修煉，無論男子婦人，都有移星轉斗之權，起死回生之妙也！自古學道最年輕者，除文佛觀音外不多聞。非少年入道之難也，由少年奉道，多有游移兩可、二意三心、更有仗恃時光、怠於從事、不甚迫切，是以學者多而成者少也！惟爾等中年老邁之人，凡塵色相，已曾歷試其艱；世上名利，都是屢經其苦，非但世界聲華，視同嚼蠟，了無意味；且知諸般苦趣，皆藏於其中，所以道心生而人心死，人心隱而道心彰，始可了悟前因，深徹命寶，雖曰苦盡甘來，而當其誓志靡他，杳不知有修煉之苦，是以一劫造成，不待另起鑪竈焉！生等果能嘗得世味苦否，道味甘否，這邊重一分，那邊輕一分，切莫似少年人，塵緣未了、凡心未空，且功修未積，孽障難消，是以徒思得道，而不能成丹也，生等俱挺挺志氣，浩浩天衷，自然丹成，指顧雲騰足下矣！

（如此講來，方是性命打成一片，三丰祖師嘗引其端矣，苟無至德，至道不凝即此），諸子談及陽生之道，已非一端，總不外無思無慮而來，即如貞女烈婦，矢志靡他，一旦偶遇不良，寧舍生而取義；又如忠臣烈士，惟義是從，設有禍起非常，願捐軀以殉難，此真正陽

生也！不然，何以百折不回若是耶，由是推之，舉凡日用常行、或盡倫常孝友、或矜孤寡困窮，一切善事義舉，做到恰好至當，不無歡欣鼓舞之情，此皆陽生之候，只怕自家忽焉見得，忽焉又為氣阻也，又怕自家知道，因而趾高氣揚，喜發於言，形動於色，洋洋詡詡，不知自收自斂，視有如無，因被氣習牽引而散矣！又或讀書誦詩，忽焉私欲盡去，一靈獨存，此亦陽生之一端也，又或朋友聚談，相契天懷，忽然陽氣飛騰，真機勃發，此也陽生之一道也，更於琴棋書畫、漁樵耕讀，果能順其自然，本乎天性，無所求亦無所欲，未有不優游自得，消遣忘情者，此皆陽生之象也！總要一動即覺，一覺即收，庶幾神無外慕，氣有餘妍，而丹藥不難於生長，胎嬰何愁不壯旺，即或不至成仙，果能持守不失，神常返於穴中，氣時歸於鑪內，久久真陽自發生矣。尤要知人有陽則生，無陽則死，以此思之，縱自家鮮有功德，不能上大羅而參太虛，亦可邁俗延齡，為世間地仙人仙馬，諸子從此悟得，方知陽即道，道即虛無自然，子思子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其即此收斂陽光，不許一毫滲漏之說歟，諸子卓有見地，吾故以鋪天匝地，亘古歷今之真正元陽，無時無處而不有者示之，若以此示初學人，反使無路入門，將他本來色相，一片歡欣鼓舞之機，亦窒塞焉。（續）

表 明 流 源 道 統 大 天 先

時期	階級	朝代	大 道 系 統	道 祖 略 歷
青 陽 時 (1500年間)	道 在 君 相	帝 五 · 皇 三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 大道降世之始 — 伏羲 — 神農 — 黃帝 內聖傳心之始 外王傳心之始 少昊 — 顓頊 — 帝嚳 帝堯 — 帝舜 — 帝禹 湯王 文王 武王 周公 </div>	伏羲姓風氏都陳教民佃漁畜牧始畫八卦在位一五五年拜鬱華子得道 神農姓姜氏都陳遷曲阜始興農業嘗百草作方書在位一四〇年拜赤松子得道 黃帝姓公孫氏都有熊凡書契律呂度量宮室衣服器用之制皆始於帝在位一〇〇年拜廣成子得道 唐堯姓伊者氏號放勳初封陶又封唐都冀始傳心法於舜在位百年 虞舜姓姚氏諱重華都蒲阪在位四十八年 夏禹姓姁氏諱文命都安邑傳國四三九年 商湯姓子氏諱履都亳傳國六四四年 周文王姓姬氏諱昌演易六十四卦三八四爻各為秦辭 周武王文王之子諱發都鎬傳國八七九年 周公文王之子諱旦定禮制度 老子姓李諱耳字伯陽謚曰聃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作道德清靜等經為道家之祖 孔子諱丘字仲尼曲阜闕里人初仕魯後週流四方晚作春秋刪詩書定禮樂為儒家之祖 釋迦牟尼又名悉達多中印度迦毘羅國淨飯王太子八十才歿於周穆王五十二年為佛教之祖 顏子諱回字子淵曲阜縣人孔子弟子世稱復聖 曾子諱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悟一貫之旨述大學作孝經獨傳孔門心法世稱宗聖 子思姓孔諱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受業於曾子獨傳孔門心法作中庸世稱述聖 孟子諱軻字子輿鄒人受業子思之門與其弟子等作孟子七篇世稱亞聖
紅 陽 時 (3000年間)	道 在 師	周 秦 漢 兩 朝 三 國 兩 晉 南 北 朝 隋 唐 五 代 兩 宋 元 明 清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 老子 — 顏子 孔子 — 曾子 — 子思 — 孟子 釋迦 迦葉至般若多羅二十七代 方又老水還潮達摩以西域二十八代為東土初祖 達摩 — 神光(慧可) 僧燦 — 道信 弘忍 — 慧能 — 禪宗 中絕 暗傳 火宅 釋終儒起 白祖 馬祖 羅祖 初傳禮本 — 黃祖 — 吳祖 何祖 開荒之始 — 袁祖 — 徐祖 — 楊祖 — 姚祖 收圓之始 — 王祖 三教同一 — 劉祖 白陽初祖 — 路祖 白陽二祖 — 弓長祖 辦理三曹末後一着普度收圓 </div>	初祖姓利利諱達摩南天竺人梁大通元年入中土卒謚圓覺禪師 二祖姓姬氏諱神光號慧可大師後魏洛陽人謚正宗普覺大師 三祖姓余諱普庵別號南泉法號僧燦隆宜春人謚鑑智禪師 四祖姓司馬諱曹洞號道信廣人謚大覺禪師 五祖姓周法號弘忍唐黃梅人謚大滿禪師 六祖姓盧法號惠能唐新州人謚大鑑禪師 七祖姓白諱玉蟾字如晦號晦瓊子道號白衣居士宋閩清人家瓊州封紫清真人馬端陽號道一居士 八祖姓羅諱蔚群元河北涿州人 九祖姓黃諱德輝明江西鄱陽人初傳禮本 十祖姓吳諱崇祥明江西金谿人 十一祖姓何諱苔號了空清江西貴溪人 十二祖姓袁諱退安號志謙又號無欺貴州人清嘉道年間開荒四川是為西乾堂之始 十三祖姓徐諱還無吉南四川成都人楊還虛號守一四川新都人 十四祖姓姚諱明池號鶴天山西太原人 十五祖姓王諱希孟字覺一號北海老人青州人光緒三年承運道統轉貴州改稱東震堂 十六祖姓劉諱化普號清虛老人青州人光緒十二年承運奉命三教合一改稱一貫道 十七祖姓路諱中一號通理子濟寧人應運普傳為白陽初祖 十八祖弓長姓張諱光壁字奎生號天然子山東濟寧人辦理末後一着普度收圓為白陽二祖
白 陽 時 (10800年間)	道 在 庶 民	民 國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 白陽應運彌勒佛執掌天盤 弓長祖執掌道盤萬八百年 乃三期普度 一祖 · 一師 應運傳道 不二法門 千佛萬祖回助道盤大眾 弟子繼師志宏法了願 </div>	